正誼堂全書

仁13
743
168

門 ロ仁13
號 743
卷 143

誼堂續集

明治三七年
一月二十日
購求

福州正誼書院藏版

吾師　敬庵張先生以明道覺世爲己任直接紫陽朱子之傳學者當探其大本大原之所在而不必沾沾尋求於文詞章句之間此非霖一人之私見也然文以載道道非文不傳舍是以求　先生則又不可往者追隨硯席仰覩

先生著述之富不禁望洋而歎冀得沈潛玩索盡質所疑以自淑其身心而奔走四方未能卒業哲人云萎嗟何及矣歲戊午游淮上盤桓於次君道署者叅月因得請

先生文集而敬觀焉集故浩博備文家諸體經前輩李雨蒼選定授梓止存什之二三蓋取其雄偉峭拔詞華茂美

有類唐宋大家者而布帛菽粟不事修飾之文所存蓋少
霖維　先生著述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順其自然無不
極化工之妙豈如世之執筆學爲文者新奇詭麗以爲工
摘華掞藻以爲美哉不自揣量謹擇前集中之所不載凡
奏疏序論書記尺牘雜著共若干篇編爲後集極知管窺
蠡測不足見　先生全體而因文以求道或可爲自淑身
心之一助霖固以自勉亦藉是以質諸同志相期共勉焉
受業門人張霖謹識

正誼堂續集目錄

卷之一

疏

題請福建鄉試廣額疏　康熙四十七年
請續賑推揚徐三屬災民疏　康熙四十九年
題報蘇郡士子擡財神疏　康熙五十年
海洋商漁船隻編號疏　康熙五十二年
請免揚州落地稅疏　康熙五十三年
明白回奏疏　康熙五十四年

摺

請緩征摺 康熙四十九年
告病摺 康熙四十九年
請羅欽順從祀孔廟摺 雍正二年
條陳教習庶吉士摺 雍正二年
表
進濂洛關閩書表 康熙五十二年
擬疏
擬請廢天主教堂疏
擬請鄉舉里選疏
擬請防閩海疏

公移

移浙撫飭查海口閘座咨文
通飭各屬剋日完報要件檄
申禁盤運米石檄
駁審雷升等一案檄
劉濟公被盜一案駁勘江浦縣誣盜檄
駁勘顧少連家被盜一案檄
駁勘張元隆船隻有無在外逗遛檄
飭禁混收鹽稅示

諭植桑養蠶示
勸諭農隙開池蓄水溉田示
勸諭招商買米平糶示
卷之三
序一
諸葛武侯文集序
陸宣公文集序
柳柳州文集序
韓魏公文集序
三蘇文集序
張橫渠先生文集序
朱子文集序
張南軒文集序
呂東萊文集序
陳北溪文集序
文文山集序
謝疊山集序
羅整庵困知記序
魏莊渠集序
卷之四

序一
易經提要序
張錫祉春秋觀聚序
濂洛關閩書序
小學集解序
朱子學的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性理正宗序
居濟一得序
漳浦蔡氏家矩序
盡心錄序
王學質疑序
松陽講義序
冉蟫庵八十壽序
費晉陶六十壽序
卷之五
書
與浙江王撫軍
答劉撫軍
與同鄉劉鵬文掌科

答陳滄洲
答宋藩司
與冉永光檢討
與冉永光檢討
答冉永光檢討
答黎寧先
與湯素一
答江西某鹽道
與友人
與友人

卷之六
記
請見書院記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傳
羅整庵傳
冉蟫庵傳
文學華理奇偕配孺人合傳

卷之七
墓誌銘
戶部尚書王公墓誌銘
紫屏何公暨傅淑人合葬墓誌銘
奇玉許君墓誌銘
衡湘鄒公墓誌銘
潛若程君墓誌銘
墓表
翰林侍讀澹成陸公墓表
純孝王命時先生墓表

卷之八
雜著
祭孝感熊中堂文
祭司農華亭夫子文
題金華張申伯所藏魏公宣公誥敕手卷
書劉喬南題周寒溪卷後
紫陽書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書表忠錄後
東嶽廟祈晴祝文
圓妙觀祈雨祝文

羅氏宗祠碑文
題道統錄後文

正誼堂續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著

受業張朱霖編次

男師栻載正字

疏

題請鄉試廣額疏　康熙四十七年

爲

聖朝文治日隆等事該臣看得文治覃敷士風丕振正當極盛之會請弘曠典之仁欽惟我皇上道隆洙泗

治邁唐虞樂育人材溥天悉霑
化雨廣興文教比戶不輟誦歌誠千古以來未有如
今日之盛者也閩省士子霑被
聖化讀書之人日益加多且乙酉鄉試取中文舉人欽奉
恩詔廣額十名無不感勵激發爭自濯磨以自奮於功名
之路據閩閩府州縣學生員蔡衍鏡等呈籲
題請永垂定例等情經臣批行查議去後茲據布政使金
培生詳稱查福建省額中舉人七十一名又奉部行額外
取中五經三名於康熙四十二年欽奉
恩詔內開天下讀書之人甚多直省應酌量廣額隨奉部
行福建省照大省例加增十名於乙酉科鄉試共取中八
十四名今歲戊子科鄉試人才愈眾讀書愈多閩省士子
幸際
景運昌期冀廣書升論秀請俯順下情恩賜入
告於本年戊子科鄉試起請照乙酉科加增名數取中永
爲定例等由臣仰體
皇上樂育人材廣興文教至意不敢壅於上
聞儻蒙
俞允不特多士慶風雲際會而且振古仰文治光昭矣伏
乞

敕部議覆施行

請續賑淮揚徐三屬災民疏康熙四十九年

爲災黎已蒙蠲賑目下謀食猶艱仰懇

皇仁再賜賑恤事竊照淮揚徐三屬濱臨黃運兩河向來時遭水患土瘠民貧幸荷

聖明疊賜蠲賑加意滋培萬姓得安故土康熙四十八年海高等十九州縣幷淮大徐三衛夏被水災軍民乏食經前撫臣于準會疏

題請動支康熙四十七年各屬解貯司庫留漕平糶價銀一十萬兩分給賑濟部覆奉

旨允行令將四十九年文職官俸役食捐補還項業於去歲秋杪冬初檄飭藩司照數動支分發被災各屬按名散放小民已慶更生無不感頌

皇恩今臣奉

命調撫茲邦荏任以來仰體

皇上愛民之心博訪民閒疾苦察知淮揚徐三屬之海州邳州清河桃源宿遷睢寧沭陽高郵興化徐州沛縣蕭縣碭山等十三州縣幷徐州一衛秋禾復被災傷困苦尤甚而所領賑銀亦止大口三錢小口一錢五分與僅被夏災者相等是以延至新歲仍多乏食當此春氣尚寒麥秋未

屆煢煢黎庶飢餒堪憐若不亟請
聖恩再賜賑恤誠恐仍致流移惟是江屬從前積貯米穀
久已動賑無存而向蒙發帑賑過之窮氓又未敢再請動
支正項查有江蘇等屬康熙四十八年蠲缺存留俸工等
銀一十五萬五千五百餘兩已經前撫臣于準
題請循例撥補內除祭祀科場廩糧恤孤及鋪兵等項苦
役工食係萬不可缺之款仍應按數支給外其官俸役食
雖係養廉餬口照編應支之款　　官役不領尚可支持而
窮黎枵腹實堪憐憫且四十九年俸工已奉捐補賑項則
四十八年亦可照例動賑但未准部臣撥有定款除見飭

藩司統計被災州縣衞之食軍民賑至麥熟應需銀兩數
目同分委散賑事宜悉心妥議造冊詳報外所當仰請
皇上敕部將請補江屬康熙四十八年蠲缺俸工等銀迅
賜撥給準予酌量動撥賑濟賑畢之日照例造冊報銷如
請補之銀部覆動撥本省鹽課關稅等項臣得移催速解
早爲給賑儻係撥協鄰省錢糧災民勢難緩待幷懇允臣
先動司庫見銀散給俟催協款歸補庶億萬饑民咸得早

霑
聖澤共慶生成矣臣謹具
題

題報擡財神疏　康熙五十年

爲

題明事該臣看得今歲江南文闈鄉試發榜之後風聞各屬士民紛紛議論稱考試不公臣以未得實據不敢草率入

告正在密加察訪茲準督臣移送疏稿江南正主考左副都御史臣左必蕃聞輿論喧傳有同考房官句容縣知縣王曰俞所薦之吳泌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之程光奎皆不通文理之人或係傳遞代作文字與房官打通關節亦未可定今場後傳聞如此則外簾疏忽內簾作弊可知見

右緒疏

題參移明督臣看守已經督臣具

題將王曰俞方名委員各摘取印信候

旨定奪又據蘇州府知府孟光宗詳稱康熙五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餘人擡擁財神直入學門口稱科場不公務求申詳等情竊思率土士子久荷我

皇上教養深仁而廣額取中尤蒙

曠典乃今江南發榜後眾議紛騰業經正主考臣左必蕃題參又據府詳財神擡入學門臣身在地方不敢隱匿相

覺察

憲具疏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海洋商漁船隻編號疏　康熙五十三年

爲備陳弭盜之策以靖海氛事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初五日準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鈔出該本部等部議覆陞任御史陳汝咸題前事等因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鈔部送司爲此合咨前去欽遵施行計黏單一紙等因到臣灌此除經移行遵照外該臣等看得陞任御史陳汝咸條奏稽查海賊劫奪商船一案先經總督臣赫壽會同臣議以商漁船隻久經編號印烙給照汎守官兵不過查察眞僞而一出大洋或行不軌亦未可定應如臺臣條奏海澨照依內地保甲之法無論大小船隻俱各設立澨總甲長連環互結分給腰牌出入海口以便查驗如一船爲匪則治澨總甲長及同甲之罪茲準部覆四十六年原任福浙總督梁鼐疏稱商漁船隻出外洋者令十船編爲一甲取具連環保結一船爲匪餘船並坐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通行在案但日久恐致疏忽應如陞任御史陳汝

咸所請再行申飭沿海各省督撫實力奉行等因臣思內地之稽查既嚴外洋之盜艘自熄無如邇年以來海盜劫掠屢屢見報海洋盜氛究不能靖蓋商船與盜船在洋行駛遠近茫無識認而巡哨官兵止循稽查之令驗過即便放行殊不知洋盜每有先劫商船即爲行劫之具復攫牌照爲盤驗憑據以致盜氛未靖商害無窮臣查各鎮營戰船業經督臣赫壽條議兵民船隻各有分別當令營船刊刻號數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以爲不獨營船宜與民船有辨而出海商船漁船亦應有辨又準閩浙督臣范時崇咨準福建水師提臣施世驃咨會請於商漁船篷上大書某縣船戶某人字樣臣以爲不獨商漁船宜書即出哨營船篷上亦宜書寫臣請將商船前後刻大商字兩傍刻某省某府某州縣第幾號商船船戶某人俱用粉地墨書漁船前後刻大漁字兩旁刻某省某府某州縣第幾號漁船船戶某人亦用粉地墨書其篷上令將商漁字樣一例書記至凡出哨營船前後亦刻大營字兩旁刻某省某標某營第幾號捕盜某人所有刊刻字樣俱用紅硃塡寫而篷上紅書大營字并請將商漁各船船戶舵工水手客商人等各給腰牌一面刊明姓名年歲籍貫住址一面繪畫像貌其標營

船隻捕舵在船人等並照此例給以腰牌查驗如是則號
數既定色認攸分出洋官兵一瞭即明再驗之在船人等
聲音面貌幷所執照票則奸良易於辨別儻有匪船混迹
不難詰訊擒拏其於出入海口汛防兵役亦便稽查如船
無字號人有可疑即行盤拏究問嚴加治罪庶幾匪類潛
蹤良民安枕此分別標記誠有便於巡哨利於商民似亦
海洋弭盜之一法也至漁船止許捕魚不許裝米酒下海
亦不許將海洋各樣貨物裝載進口如有不遵標記及漁
船裝貨者嚴加治罪臣從靖盜安民起見謬抒一得之愚
冒瀆

宸聰可否採擇合候部議覆奪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免揚州落地稅疏 康熙五十三年

題爲揚城無土產之物客貨有重徵之苦公籲飭議柔遠
甦商事據江蘇布政司李世仁會同兩淮鹽運司李陳常
詳稱揚州府稅課司每年額徵商稅銀一千二百一十八
兩四錢內有解司銀一千一百七十三兩四錢應解江安
糧道麥折銀四十五兩原出之各商鋪戶日逐於落地貨
物按照部則徵收年終開列稅官職名造册奏銷今商民

王永昇等呈請豁免業經兩淮運道議將經費銀兩抵完
商課按照原款額解何衙門若干每年於鹽差報滿之時
經由本道衙門扣捐移解其造報奏銷自應開列本道衙
門職銜註明捐補字樣等因本司道覆查得揚稅司每年
額徵商稅錢糧既經運道捐補照額完解以副歲額原無
歧誤然奏銷考成亦開列該運道職銜自有專責則稅課
一官別無職掌似屬虛設應詳請院臺俯賜會
題明裁汰以垂永久相應詳請院臺俯賜會
題定案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揚州府稅課司額徵商
稅銀兩例應分解藩司糧道兩衙門撥用每年造入雜稅
奏銷册內報部之項先據揚州府商民王永昇等具呈以
揚州客貨既已到關投鈔入城又有稅課司徵收似屬重
科額請豁除經臣批行兩淮鹽運司查議續據議覆稅課
乃報部錢糧難以豁缺而目擊民艱又難膜視請於兩淮
運庫經費銀內代爲捐解免徵於民臣因事關豁除稅課
又隨批檄江蘇布政司覆查會議去後今據布政司李世
仁會同陞任兩淮運司李陳常詳稱揚稅司每年額徵商
稅銀一千二百一十八兩四錢原出之各商鋪戶日逐於
落地貨物照則徵收年終開列稅官職名造册奏銷今王
永昇等呈請豁免議於兩淮經費銀內節省捐抵商課按

照原款分解以副歲額奏銷考成朗開運司職銜稅課一
官別無職掌詳請
題明裁汰前來臣查稅司之設原以責成徵收稅課今揚
州府稅課司額徵落地商稅銀兩既經兩淮運使情願於
每年經費銀內照額代為捐解則上無損於
國課下有益於商民所當仰懇
聖明俯將揚城落地貨物稅準其捐解免徵至該稅司既
不徵稅別無責任并請裁汰以免虛設者也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明白回奏疏　康熙五十四年

為遵
旨明白具奏事竊念臣以章句迂儒硜硜自矢荷蒙我
皇上聖德優容矜恤備至兩經審事大人
題參我
皇上不即嚴加斥革復令臣明白具奏跪讀
恩旨涕泗交橫感激無地臣非木石正不知何以仰報
高厚於萬一也蓋臣智短才庸議過多端有負
簡畀重任一切戀
主之私前疏冒昧備陳不敢贅瀆

天聽但思本案張元隆雖據報身故而金多黨眾造船出
海人人可以冒名處處皆能領照久經審供二次遲延本
內俱已
題明在案臣爲緩靖海洋起見急欲杜漸防微實非敢故
爲壽張妄瀆也至張令濤一犯原因上海縣民顧協一等
首告黨惡贓緣被害告發者十有餘紙前藩司牟欽元庇
匿不出以致縣案莫結不得已而具疏請
旨將牟欽元暫行革職著追張令濤務獲使當日張令濤
無人告發並不改易姓名藏匿牟欽元署內則臣之參爲
不實今控張令濤者有顧協一閔三等眾令濤之在藩幕
又有伊子張二所供鑿鑿而欽元亦自認不諱則臣之參
實屬不虛令濤縱非通洋亦係豪惡何得藉庇抗官即謂
通洋無據亦應於顧協一坐誣臣雖愚昧寡援而身爲地
方大吏焉能置之不究乎及查會審日期去年八月初六
日楊宗義已入文闈監試王英謀於初十日提到顧協一
取供而捏稱與楊宗義會審會詳獨不思科場
大典安徽臬司無出場審事之例江蘇署臬司亦無進場
審事之理乃王英謀公然捏稱會審夫會審可以假捏何
事不可假捏日供勘語俱不可問王英謀之徇庇同寅欺
朦上官不辯自明矣其李崇御一案臣據崇明縣詳曾令

前藩司牟欽元遺親信家人確驗旋據回稱金銀已不在
船所遺者若非令濤何以張思永爲之營謀而金銀盡運
於張元隆之後門乎臣前蒙察審時將張元隆張令濤惡
蹟幷署臬司朦詳情形俱經咨明
欽差大人在案據咨上
聞自能仰邀
聖鑒案件自見明白而審事大人將各犯悉爲開脫獨參
臣以妄誕自矜之罪但臣雖歷官巡撫而飲氷茹蘗服食
起居未嘗脫寒酸故態人或哂爲迂腐者有之何敢於
君父之前而反蹈矜妄自滋罪戾乎總緣臣戇直成性卽
有風聞亦思入
告凡事執法不肯纖毫假借致來眾忌讒謀捏陷而大人
亦遂指臣爲偏私暴戾耳臣止知有
君父不知有身家止知報
聖恩不知避嫌怨惟恐案情未能得實則臣之負罪益深
此臣區區微忱欲泣陳於
君父之前而不敢一事之挾私一念之或欺者也合將原
委遵
旨先行明白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摺

請緩徵摺　康熙四十九年

奏爲災漕力難全完仰祈

睿鑒事竊照江蘇松常鎮五府屬四十七年分被災田地秋禾淹沒無米完漕前撫臣于準因災民力難供輸請緩徵一半於四十八年帶徵臣莅任之始已屆兌運開幫之時據各屬紛紛詳籲咸稱疊災之後小民拮据不遑完新不能完舊除新糧兌足外其帶徵災漕完倉者僅十之四五臣查漕糧關係國儲緩半帶徵已屬曠典豈容再有拖欠第念江蘇等屬上年雖獲有收而四十六七兩年連遭災祲民生困苦久有

睿鑒之中今欲以一年而完年半之漕民力實有所甚難臣敢再懇

皇上格外施恩將帶徵災漕除已徵在倉者仍令儘數派兌其力不能完者緩至今冬帶徵運通不過稍緩須臾而頂戴

洪慈實非淺鮮除請賑饑民見在另疏具

題其各屬災漕容臣查明實完實欠統於開幫疏內

題報再臣已疏請
陛見如蒙
　　俞允即星馳赴京恭聆
聖訓其賑饑事宜應委署江蘇布政司事蘇州府知府陳
鵬年董理自能宣布
皇仁澤被窮黎且見據各屬士民呈稱該員清廉愛民實
心實政自奉
特恩署理藩司印務黃童白叟咸頌
聖天子知人之明赴臣衙門連袂呼籲懇
題實授臣隨曉諭士民我
皇上睿斷如神明燭萬里自有
聖裁何敢冒昧瀆奏但民情顒望不敢壅於上
聞合並具摺奏明爲此具摺遣臣家人代臣恭進伏乞
睿鑒施行

告病摺康熙四十九年

爲江蘇事務實繁微臣衰病難理懇祈
恩準回籍調治免致貽誤地方事臣一介庸愚草茅賤士
荷蒙
　　皇上不次超擢歷任巡撫皆未由保舉出自
聖明特簡知遇之隆從古未有屢蒙

賜匾賜對賜詩賜扇及眼鏡哈密瓜鹿條風魚人參錫賚
頻加而且
溫旨疊諭寵眷之盛更復千載一時是深諒臣之樸誠無
僞異數加恩者惟我
皇上而臣之所恃以報
皇上者亦惟此一點眞心實意竭蹶辦事不敢稍有欺瞞
不敢偷安苟且有負我
皇上簡畀之至意區區自矢有生之日皆報効之日也但
念
皇上委臣重任凡地方一切事務自應料理妥當不致上

煩
聖心方爲無愧厥職奈江蘇地方繁劇臣才迂拙難堪前
經具摺陳
奏內云江蘇庶務繁多數倍閩省臣雖盡心竭力期於措
置合宜而才識短淺謀慮難周恒虞隕越隨卽荷蒙
天語誨誘諄諄今又數月一切事務日積日多其勢愈覺
艱難困是憂懼漸成怔忡之疾心跳頭暈不時擧發且臣
年已六十精力漸衰事多遺忘見雖勉强辦理而事務維
艱才力難任誠恐將來貽誤地方則臣罪愈覺莫逭況今
年補行

大計尤關黜陟之重恐耳目未能周悉舉劾何以允協更
深隕越之虞伏祈
皇上俯念江蘇重地憐臣衰病之軀萬難勝任
恩賜回籍調治庶不致貽誤地方俟病痊之日或得再竭
駑駘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耳爲此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

請羅欽順從祀孔廟摺雍正二年

爲恭請崇祀正儒以光盛典事欽惟我
皇上纘膺寶歷卽褒崇孔子五代加封王爵隆儒重道亙古未有臣查明儒江西有羅欽順者德備諸躬道可淑世凡天人性命之理仁義道德之旨靡不研究其蘊其生平學術皆本躬行心得體驗親切實爲後之學者所共遵守至辭免吏部尚書閉戶潛修其恬靜之風又爲當時所共推服臣謹按欽順之學實得程朱正脈且有發明之功其立身高潔年踰八十始終一節如從祀學宮洵可仰副
皇上隆儒重道之至意儻臣言可採乞
敕下內閣九卿詳議施行謹
奏

條陳摺雍正二年

爲遵

旨條陳事竊惟經明行修乃稱儒者文章爾雅斯號通才是以聖賢之道具在六經而濂洛關閩宋儒性理諸書則皆羽翼經傳闡明道學者也聖賢之道發爲文章而博學宏詞古文詩賦之作亦皆黼黻太平輝煌治理者也

皇上天縱生知道全德備諸臣幸被光華無不踴躍奮勵求爲有用之學微臣敢請欽定條規嗣後新選翰林入館之初卽分經學文學二途願爲經學者卽以經書性理教其誦習而凡館課及散館皆以古文詩賦爲試則諸臣得專心誦習而通經學道之彥濟濟奮興博學能文之英翩翩蔚起矣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表

恭進濂洛關閩書表康熙五十二年

奏爲恭進濂洛關閩書仰祈

睿鑒裁定以重儒宗以光文教事臣竊惟二帝三王之道

得孔曾思孟以大其傳五經四子之書至周程張朱而闡
其奥微發言大義炳如日月之常昭繼往開來垂諸宇宙而
不朽蓋自漢唐以下代有羣言而考其說惟在乎詞章訓
詁之間鮮如董韓之徒亦多正論而究其歸尚昧夫誠敬
知行之本自濂溪著太極圖說默契道源迨橫渠作西銘
正蒙研精理窟二程承周子指授發明尤暢精義散見於
遺書朱子集諸儒大成纂述倍詳至理旁羅於語類要皆
本乎身心體驗之實而非徒口耳誦說之資此濂洛關閩
其淵源直上接洙泗者也但全書浩博盡讀則記識弗強
且義蘊精微淺嘗而旨趣未晰不由纂輯詮解固慮後學
以繁奥而難求若非
欽定頒行又恐前言因日久而廢墜欽惟我
皇上聰明天縱
敦敏性成
德盛化神四海頌太平天子
仁育義正萬方歌有道聖人五經四子之書既兼綜而條
貫周程張朱之學復加意以表章
御賜匾聯輝映先儒宅里尊崇性理式端選士章程定紫
陽之全書斯文攸賴升考亭於十哲
特典昭垂皆由

皇上道德淵涵事事本躬行心得故令當世風聲丕振人
人知正學儒宗溯自皇古以來道統相承在君相而迄素
王以降心傳代嬗於師儒何幸天運循環復覩
聖皇建極由洛閩而溯鄒魯遠接千餘年未續之傳自宋
代以至今茲正際五百歲昌期之會我
皇上應運而興乘乾以御本心法爲治法統古今天地之
道而咸宜以作君兼作師合帝王聖賢之傳而爲一猗歟
其盛煥乎有光臣至愚極陋何能仰佐高深被澤蒙休每
欲宣揚盛美竊見鄉會兩闈試論專取性理一書命題然
士子臨場不過隨題敷衍原未識立言之根本卽主司閱
卷止取文理明通何暇辨義類之指歸雖曰先儒之精蘊
難窮亦由學者之鹵莽從事臣濫廁科目謬任封疆奉職
乏才祗恪遵乎
聖訓服官稍暇仍尋玩乎儒書因擇其簡明親切之言可
資後生肄習而闕其幽深精奥之旨以俟積久融通彙次
成編詳加集解賢關聖域窒云已得其階梯句櫛字梳惟
冀不迷於塗轍以之應試或可藉爲先資用此檢身亦庶
幾於寡過但臣學識短淺挼採有所未精兼臣吏事繁多
纂修又非其任雖常偕生徒以分訂終恐失前哲之初心
方慮無當於簡編詎敢瀆陳於

鼇座不謂鄙儒末學荷蒙
聖澤薰陶千載一時自慶難逢之嘉會葵傾芹獻仰酬萬
報之弘恩固知爝火微光難分日月之照尤望蹏涔勺水
同歸河海之宗爲此謹將臣集解濂洛關閩書恭呈
睿覽伏冀
聖裁並請
欽賜嘉名
御製大序將見
龍章煥采遐邇共沐鈞陶
睿藻揚輝今古咸霑德化自此家傳戶誦均仰
聖明之教澤無窮抑且俗易風移共慶先儒之學有效
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擬疏

擬請廢天主教堂疏

爲請廢天主教堂以正人心以維風俗事竊惟我

皇上天縱聖神崇儒重道數十年來海內嚮風唐虞三代之隆不過是也切見西洋之人歷法固屬精妙朝廷資以治歷設館

京師待以優禮於理允宜不謂各省建立天主教堂甚盛邊海地方如浙江廣東福建尤多臣莅任以來細查確訪見其徒眾日廣意誠有未安者敢竭其愚為

皇上陳之凡人之生由乎父母本乎祖宗而其原皆出於天未聞舍父母祖宗而別求所為天者亦未聞天之外別有所謂主者今一入其教則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駕其說於天之上曰天主是悖天而滅倫也堯舜禹湯文武列聖相承至孔子而其道大著自　京師以至於郡縣立廟奉祀數千年來備極尊榮之典今一入其教則滅視孔子而不拜是悖天而慢聖也且

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主教不祀父母祖宗

皇上行釋奠之禮而天主教不敬先聖先師特其金錢之多煽惑招誘每入其教者紳士平民分銀若干各以次降臣愚以為漸不可長且入教之人男女無別混然雜處有傷風化閩省地方如福州泉州興化漳州福寧州等沿海各郡縣布置尤多每教堂俱係西洋人分主焚香開講收徒聚眾日增月益不可禁止誠恐其意有不可測臣以菲

才謬膺

皇上特達之知授以巖疆重任夙夜祇慎惟恐無以上報
主知此事尤臣在閫所目覩而不得不言者故敢竭盡愚
誠伏望
皇上特降明詔凡各省西洋人氏俱令回歸本籍其餘教
徒盡行遞散將天主堂改作義學爲諸生肄業之所以厚
風俗以防意外儻其不時朝貢往來則令沿途地方官設
館供億足矣臣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擬請鄉舉里選疏

爲請舉賢良方正之選以收用人之實效事竊惟自古之
人才各殊其途自古用人之法各異其選古者鄉舉里選
所取端在實行今惟科舉以取士所重獨在文詞故古之
士皆敦行今之士專工文也
皇上御製訓飭士子文以德行爲先而文詞次之是亦古
者鄉舉里選教人修行之意也數十年來人皆知行誼爲
重蒸蒸向風翕然丕變矣獨是制科之法未定而人心之
趨向猶未盡一也臣查康熙□□年
皇上舉博學宏詞之選而淹雅貫通之儒亦應運而興今
若舉賢良方正之選而經明行修之士有不鼓舞而思奮
者乎今制逢子午卯酉之年行鄉試辰戌丑未行會試臣

愚欲於寅申巳亥之年加鄉舉里選之科舉賢良方正之士以裨世教而正人心其道必本於人倫以忠孝爲主而序別信次之五倫兼盡者爲上選忠孝兼盡而序別信有其一者爲次選至於五倫僅有其一者又次之無論舉人進士貢監生員以及布衣皆得入選其法以恪遵

聖訓謹身寡過早完國課急公尚義者爲忠以生事死葬始終盡禮昭彰耳目宗族共稱者爲孝至於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皆隨其所行之事實而填註之或謂科舉糊名尚有關節鄉舉里選依無弊竇臣以爲由士民而舉之儒學儒學核實舉之知縣知縣核實舉之知府知府核實舉之本道本道核實舉之兩司兩司核實舉之督撫督撫核實合詞舉薦於禮部禮部合九卿科道核實進於內閣內閣核實獻之

皇上或賜之召對以驗其立身之實行或加考試以觀其經濟之實學果係才德兼全者送與吏部或照其見在之品量爲優用或照其應得之職豫爲先用或

皇上遇緊要之缺特行擢用至於生員布衣之無品級者亦可附之貢監之末量爲酌用如此愼重似亦可以無弊矣若猶慮其有弊則有連坐舉主之法在既舉之後若有貪贓壞法按驗得實者照其事體之大小以爲處分之輕

重將所舉之督撫司道府縣儒學一體連坐至若性情之偏執或事理之失當則祇罪本官而不及其舉主如是則各官俱以功名爲重又何至有妄舉之失乎或謂子午卯酉之舉人辰戌丑未之進士尚有十年而不得選者再加以寅申巳亥鄉舉里選之科選法不更壅滯乎臣以爲不然所舉之人皆應選之人也特於應選之中或爲先用或加優用耳初非於應選之外別有所加也選法又何虞其壅滯乎且選舉之法一行而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者在是矣忠者舉而人皆勉爲忠孝者舉而人皆勉爲孝序別信者舉而人皆勉爲序別信是又舉善而教不能之一法也此微臣一得之愚謹

奏

凝請防閩海疏

爲請陳防海要策以奠邊疆事臣觀天下形勢自西北而東南至閩中而盡矣又觀閩中形勢自上游而下游至漳泉而盡矣茫茫大海近通浙江廣東遠接呂宋琉球日本番舶之所往來商漁之所出入皆在於此臣愚謂幅員既廣則荒陬遠嶼或便匪類之逃藏船舶既多則此去彼來易滋奸徒之出入是故巡察不可不周也臣思匪類所居必在糧餉可通之處奸船所聚必擇風波可避之區今但

令水師鎮營於要害水口多設哨艦逐日巡視各島灣以絕其飲食斷其窩藏而奸究之自外至者息矣盤詰不可不嚴也臣思海洋無賴之徒未必生長海上不過內地人民或爲饑寒所迫或因避罪逃去耳其生平行徑豈能欺瞞鄉里今但令州縣有司於各處地方編定十家爲甲甲爲保十保爲鄉各立一長專察本鄉本保本甲之人遇有不事生理專習拳棒與夫酗酒縱博素行無良者該長爲之責其改業嚴其約束其有不從者鳴官治之閒有自外鄉來者爲之考其來歷詢其去向苟有蹤迹可疑之處卽便斥逐不得姑容其奸形已露者立解州縣審鞫凡鄉長任事五年勞績最著者許其考授把總餘或給與吏員頂帶則彼樂於趨事而奸究之自內出者絕矣然臣更有請者臣考前朝防海之制自山東以至廣東沿邊皆置水寨其在閩者有烽火門小埕門南日浯嶼銅山五處其水寨所轄復有會哨或一寨而當會者二三或一寨而當會者四五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幷陳若魚麗防禦之策未有善於此者臣謂當今鎮營星列亦足當水寨之制勿事更張矣欲使一呼百應則會哨之法不妨倣而行之於以乘風破浪無難也再稽前制凡十里之中各立墩臺以司烽堠風帆瞬息專賴傳燎警報之捷無有甚於此者

臣愚謂故臺雖廢基址尚存欲使有備無患不妨並舉而修之緩急有用也夫以汪洋浩淼之區又爲四達交通之新防守稍疏鯨波易起與其圖之倉卒孰若豫於平時此臣所以有未雨綢繆之慮也恭逢
皇上文武聖神威靈遐邇總督提鎮諸大臣效力宣猷民康物阜大海之上自可無虞而久安長治之道或宜早計及此敢抒管見冒瀆
聖聰伏乞
睿斷施行

右擬疏三篇　先生撫閩時所作將次第上之朝廷後因移撫江蘇政務日繁竟未暇具奏茲附刻於疏奏之後以見　先生學業之湛深經濟之弘遠云爾

正誼堂續集卷之一終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
閩縣嚴兆麒瑞齋分校

儀封張伯行著

受業張朱霖編次
男師栻載正字

公移

移浙撫飭查海口閘座咨文

爲移請飭查海口閘座事爲照浙省之嘉湖與江省之蘇松接壤凡沿江沿海設立閘座以資蓄洩莫不均霑其利本都院於上年農隙時通飭所屬堅築圩岸挑浚河流幷飭將原設閘座督令閘夫潮漲起版放水潮退下版蓄水今歲插蒔之際天氣常晴而內河之水不致乾涸得以車

耳栽插見皆麥秋有望皆以前設立閘座之力惟是河口甚多而有閘之處無幾必得俱設閘座方可水旱無慮其如所費不貲遲遲未果前淮浙閩督部院范　移請飭屬閉閘蓄水以資灌溉等因已檄江蘇藩司轉飭各屬遵照查明俟詳到另奪幷先移覆外查太湖爲嘉湖蘇松等府匯水之巨區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所謂三江者一在太湖東北名曰婁江即今之劉河是也一在太湖東南名曰東江淫沒不可復考去冬將賑閩米石運至乍浦交卸曾經委員察訪舊迹兼查平湖縣誌乃知乍浦爲古之海口大約即係古之東江或因閘壞不能蓄洩久閉不開往年浙江水大不能即瀉每每先淹嘉湖次及蘇松而後由江下海且查劉河吳淞有閘之處海口皆建有天妃宮而乍浦閘座之旁亦建有天妃宮其他海口雖多並無天妃祠宇此其係古東江之明驗再如海寧地方另設有黃灣閘皆關江浙水利若得查勘修葺各設閘版專員董理內河水大則俟潮退啓版以洩其勢天時亢旱則俟潮漲起版以蓄其源實大有造於江浙蒼生也貴部院胞與爲懷誠求保赤興水利而助農功自有卓識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部院煩請查照即賜轉飭地方官勘明閘座舊址酌議作

何修整依時啓閉將見嘉湖蘇松等府農田旱潦有資造福於地方者不淺矣仍希示覆施行

通飭各屬刻日完報檄

爲更定刻日完報之法以儆積玩以清案牘事照得居官之賢否即見於職業之廢興未有職業不修而可稱才能者本都院自下車以來事無大小於批行之際即飭早結猶恐泄泄從事設立風火雷三催之法頒行各屬遵依限期勸勉警覺總期案件早完百姓得安然在勤敏之員不待限催事件皆已副限審結而怠惰苟安者反恃有三催之限即一二催可結之事亦必延至末催而後覆甚且有頻催不應以致文檄日密而滯案愈多若不刻定限程勢必觀望效尤漸成廢弛徒事紙筆藉脫屨焦於事終無裨益今更風火雷之法爲剋日完報之法但限期不寬各屬必致草率而處分不信各屬不知惕勵所謂剋日完報者開後如

欽部命盜案件本有定限本都院止以原行內硃標定於限前某月日申覆違者照例參處其餘各事件並按各道司府州縣離省遠近扣去郵遞時日亦各立限期以文到日爲始各縣限五十日府廳州限七十日各道限九十日完報即硃標原行上限某月日內詳覆開有駁查者量事

之難易以爲遲早另定嚴限一切完報之期即定於批行之始此後再不頻催如有限內萬難完辦者許將難辦緣由具詳請展自立限期准其照限完結儻有限內不完又不詳請展限者硃限一逾立提經承重處本官記過積至三次不改者本都院惟有白簡從事定以關茸溺職參處勦不姑容蓋清慎勤爲服官之道即察吏之方然清慎猶需察訪而勤與惰即見於辦事敏怠之閒昭然難掩況不勤之人非利令智昏即怠忽成性所謂清與慎者亦不可信不行嚴處何以勸眾合行通飭爲此牌仰該司道府縣官吏照牌事理嗣後除

欽部命盜案件照依定限查照硃標詳報外其餘批行事件分別難易務必遵照本都院所定硃限之前詳覆儻有仍前怠惰不副限期者除嚴提經承究處外即照所逾次數飛章

題參決不姑貸

申禁盤運米石檄

爲再嚴盤運米石之禁以杜奸究以保民生事照得閩省比年以來幸賴天心眷顧雨暘時若米穀豐登民閒稍有起色見今早禾已經收穫米價理宜平賤近查各屬所報米價尚爾如前不能稍減皆緣奸牙市棍罔不畏死刁通

外境商販恣意盤運或由海船於僻處偷運出海接濟賊
艘或藉肩挑無幾任意擔負外境覓糴多金汛口弁目以
前禁日久遵奉懈怠不行查拏該管員弁以年歲稍登聽
其盤運不爲禁遏所以米價難平豐稔之地亦似歉收之
所也夫閩地偏隅被山襟海旺少人多一年所出之米穀
尚不足以供一年之食用稍有歉收則告糴維艱非比四
達五通之處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容奸販盤運米穀爲之
一空將來乏食則於何處可以糴買合再出示嚴禁如有
仍前盤運米石出海或肩挑米石出境者不論諸色人等
許其舉報就近地方官立卽查拏詳報以憑從重究治仍
將所拏米石給賞舉報之人爲此牌仰該協照依查理立
卽嚴飭所轄汛弁官兵如遇前項搬運米石出境出海者
卽行拏解地方官詳報以憑重處儻該汛弁容隱不卽拘
拏或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將該管官以失察指參汛口弁
兵嚴提究處不貸

駁審盜犯雷升等一案檄

爲大盜劫殺事據該司呈詳盜犯雷升等夥劫張成月錢
店一案招由到院本都院提犯親審據雷升等咸供各係
乏食飢民素不識認上年三月二十六日因赴賑廠吃粥
適遇毛七倡言搶米療飢萍聚同行者遂有十二人是夜

前至張成月錢店門首關壽知其店多錢起意用鑿撬門
行竊被事主知覺啓戶出視眾即蜂擁入店搶錢回至關
壽家俵分而散並未預謀爲盜明火執械塗面及截傷事
主情事其所起鋼叉三眼等械實係失主家之物至阿胖
一犯堅供並未同行上盜因關壽欠伊米錢於二十八日
索得錢七百文實非分得之贓後被供拳刑逼誣認各等
語據此除人犯著令原差押回詳文批發外爲照承審盜
犯務先究明起意商謀糾夥上盜確情如果起意商謀而
爲强盜雖有矜恤之心亦未可輕爲寬縱乃若本係窮民
初未預謀盜劫因飢所迫思搶奪以苟延殘喘臨時遞同
大盜而情實非盜則司民牧者自當詳察其情未可草率
重擬致傷民命也如此案見存五犯本都院庭審之下極
加窮詰雖或狡供遽難全信但據雷升等辯稱伊等既爲
大盜何不直入失主房席卷衣飾重資止搶得二十餘
千之錢等語揆此或各犯當時志在乎搶而非强劫未可
定也且又據供係執鑿撬門行竊等語則又似其謀爲竊
矣亦當究明臨時行者誰人爲强分別擬議今該司均擬
重辟似有未協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查照來文即將
盜犯雷升等立速確審是否造謀爲盜有無棍械阿胖曾
否上盜抑係狡飾錄取切供另招詳解以憑審題毋得拘

泥成案致干失人之咎愼速愼速

劉濟公布店被盜一案駁勘江浦縣誣盜檄

爲呈報浦口等事據該司詳稱江浦縣劉濟公布店被盜差捕趙奉等拏獲馬虎山到案供認夥劫續獲尹麻子等亦各承認至本年三月內拏獲眞盜徐繼龍楊之秀審供同夥七人並無馬虎山等在內復訊虎山等始供在先畏刑妄認除胡明脫逃不議外將趙奉問伊不應重杖馬虎山照自誣誣人律重杖等情先請咨部前來據此查馬虎山等皆係平民當趙奉等拏獲到官必極口呼冤焉有無故甘認强盜大辟自取殺身之禍況查馬虎山初供八月初四日夜往劉家後門用繩拴石撞開進去劫得布匹銅錢葛布袒紅紬被等語夫馬虎山既未行劫劉濟公布店其所供上盜劫贓情事何以恰與失主報呈失單相符明係捕役私拷逼認問官酷刑鍛鍊所致苟非眞賊就弋則馬虎山等幾爲泉下冤鬼矣查律載誣指送官依誣告論該司並不按律擬議止將趙奉問以不應重杖又不將失察職名開報據以咨部必干嚴詰再胡明係拏馬虎山首犯今遽稱在逃是否捏飾抑係故縱除詳批發外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查照來文即提趙奉幷胡明到案立速確審如何誣拏拷認該縣如何刑逼招承務得實情取具

切供按律妥擬并開列應參賊名另招詳報以憑核奪例
限已滿毋得徇庇遲延致干未便

駁勘顧少連家被盜一案檄

爲夥盜劫殺事據該司呈詳要縣顧少連家被盜獲犯陳
二等一案招由到院據此爲照此案事主原報被盜三十
餘人各執明火軍器破牆入室傷人放火劫失金珠衣飾
器皿等物計七百餘宗是盜案賊衆贓多莫過於此據審
陳二等供認同行止有十三人兩人把風接遞三人在船
看守其入室劫掠者惟陳二等八人認分之贓又不及十
分之一與原報情詞大相懸殊則盜夥數目是否官捕勒
減規避處分或係事主妄報冀圖聳聽原劫贓物是否經
捕侵剋分肥抑係各盜隱匿不吐必須窮究明確方可定
爰書成信獄今承審各官並不細加推究殊非信讞且閔
大等初獲到案咸供王三係同行分贓之犯拏獲王三自
認同夥爲盜分贓口供鑿鑿迫閔大等病故新縣劉令覆
訊王三改供被誘搖船所得之贓係各盜給與船錢因而
陳二等即爲辨白夫贓證未確罪疑惟輕固難深入若倏
承倏辯關乎生死尤宜詳愼該犯是否賄囑見盜通同改
口脫罪或係初審畏刑妄供該司尚未勘出眞情何得輒
行開脫況陳二先在華亭縣審供起意是顧少連家人柳

仲如他於八月裏領去看路到十一月初四日去打劫等
語解至婁縣兩次審訊俱供柳仲如領去看路原要同去
行劫時他不曉得不曾去及解府審改供仲如領看路徑
原出無心前後互異其因何互異之處未據訊明再檢查
顧爾玉被盜一案司招並無代盜操舟之人今稱盜犯沈
老佛係顧爾玉等案船戶又與顧案有夥盜張品尚未拏
獲此案已獲之張二又名品是否即係顧案之逸盜或顧
案另有其人亦未查訊明白至陳二在華邑供分贓衣三
件白綿十四兩綿已用掉後解婁縣初審供亦相同及追
起該犯名下贓物內有湖綿十四兩并起錫壺馬褂等件
其綿是否原贓錫壺等物既未供出何以知爲盜贓一併
起解且在何處起出前供因何互異歷審並無一語訊及
事主原贓被盜械傷家僮并打傷伊子鄰佑各盜供係沈
茂一人毆打又供沈茂止帶叉口進內並未持械供詞亦
屬矛盾至於張八一船如果在黃浦洪濤急溜中沖翻人
贓並落波臣在盜犯或可倖生其船焉能隨時駕回今稱
贓物翻河船仍張八搖去已屬捏飾何況先供本無張八
之船直至覆勘方始添出其爲贓無著落捏造口供情更
顯然又近奉新例捕役拏盜到官必訊明拏獲根由或係
蹤迹敗露何處踹獲或係訪聞端的何人引拏取具捕役

供詞入招等因此案初獲閔大李才並無贓證捕役在何地方何以知其爲盜即拏解官未據聲明亦未訊取原捕口供入招均屬滲漏再如婁縣知縣陳又良於四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被劫卸事同知唐之稷於十二月二十日署篆至上年四月二十五日卸事是以盜犯沈茂張二於上年四月初九十五兩日病故前司於吳瑞生盜案將唐同知承審職名開報請參此案盜犯閔大於四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身故柳文沈鳴玉於上年四月十二等日身故該司乃將前任陳令承審監斃職名報參舛錯已極事關題達重案豈容如此率混除詳批發外合亟駁勘爲此

仰司官吏遵照來文即提此案盜犯幷原捕人等再加嚴究當日各犯在何地方如何敗露致被拏獲同夥上盜實有若干事生呈報盜夥三十人是否確實認分贓物與失單不符是否經承捕役通同侵剋或係各犯懼追隱匿王三一犯果否被誘搖船或係改供圖脫事主家人柳仲如有無引線知情已故沈老佛於何年月日被獲到官是否係顧爾玉案內船戶張二又名張品是否即係顧案逸盜其陳二供認贓物因何前後互異該犯名下見起各贓究於何處起出是否俱係顧少連所失原物事主家僮並鄰佑人等確係何盜打傷沈茂上盜時曾否執械張八之船

據稱在黃浦連贓翻溺是否經捕囑盜捏供或係各犯通
同狡飾逐一嚴究明白取各切供追贓給主定擬妥招開
列應參承審監斃各職名連人詳解審題仍先將該縣從
前接審遲延職名即日敘具簡由詳報以憑核參展限毋
得仍前延混致干重咎

駁勘張元隆船隻有無在外逗遛檄

爲奏

聞事據該司審解余元亨等頂名冒籍駕船在洋行駛張
元隆奸詭叵測係領關縣照票一案人招到院據此爲照
海洋盜賊必與內地奸徒互相聲援方可肆無忌憚本都
院於上年十一月閱接准部文挐緝海賊鄭盡心等巡察
沿海各口訪得奸牙張羽可即張元隆開張洋行招集異
鄉匪類廣置洋船詭捏姓名冒領照票往來東西二洋及
關東等處行蹤詭秘稔惡昭彰正在密拏查究閒因提到
崇明水師營盤獲余元亨等人照不符一千人犯訊據供
出照票亦係張元隆代領給付隨飭令署上海縣事常州
府通判周葑提究元隆止據出具收管呈送未經審供詳
報迨本都院挐緝事竣回署提審始據該署縣詳稱張元
隆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該縣以收管之人不
先報病身故之後又不驗明具結率以驗交申報當經本

都院將余元亨等是否海賊夥黨幷將張元隆平日擁貲結納羽黨甚多具疏題明業將題過各緣由備檄該司確究在案今據該司招稱張元隆奸詭叵測顯屬可疑本應嚴查重究但奉部審鄭盡心等供稱並不識認且已病故無從究詰實屬厚幸等語查元隆雖稱病故尚有伊弟張思永伊侄張藻文張心佩張齡千皆爲元隆手足腹心朝夕管事之人更有假張思永的名余元彩又名張仲泉供係在行經管討帳又有曹鳴岐供代元隆管船上年前往山東被盜係在山東頂名具報之人又有沈漢修等俱代張元隆在行料理則元隆之素行不端實思永等附和助惡且據張思永供時常見余元亨在哥子行裏賣貨有五六年了等語而張羽可在海關係欠各船商稅銀八千兩現據該關著落張思永等清追可見同惡共濟之輩當此水落石出俱應一幷究擬豈容任其狡卸也至海賊鄭盡心等雖經拏獲而未獲之盜尚多何得以鄭盡心等供不識認張元隆遂置不究見准部覆審據鄭盡心供有我認識之陳朝貴告訴我說在山東地方搶了一隻不知姓名客船如此告訴過是否張元隆之船他將船燒與不燒我俱不知道等語該司自應查提張元隆原船水手逐一確究其船果否被盜劫焚或即係陳姓自焚之船務得眞情

未便含糊了事又上海縣造報自十五年洋船册內開有
船戶余亨其舵工張任水手林永瑞等姓名與華邑余元
亨船上耆舵水手姓名俱各相符均係張元隆伙結今余
亨一船見係何人冒頂撐駕又鄭盡心之夥賊高允洋在
閩供稱原有三隻船在海上陸續投充五船而張元隆船
上水手王貴之據上海縣訊供亦稱元隆共有五船同開
出海則陸續投充之五船是否即係張元隆出洋船隻俱
應提究明確本都院訊據華亭縣經承沈來時據開張元
隆在華亭縣領過照票有楊日昇王勝吉何元吉邵元隆
吳萬隆王永順陳茂盛陳璧吳天成周嘉李長吉張元嘉
吳聖興陳起勝陳祿吉吳茂順葉楫臣林文林發張除祥
蕭鶴鳴陳泰興戴元生吳起元張盛張南等連余元亨張
永昇共二十八船華亭一處即有如許多船其在別縣移
甲換乙詭領照票自必不少合之本都院訪聞元隆立意
要洋船百隻已有數十隻藉稱貿易逗遛在外久不歸里
該司自應遍查元隆名下自置及係領船隻共有若干出
洋未歸者若干逗遛何處撐駕何人奚容隱匿不究更可
異者曹三與馬祖同在賊船放同之人本都院訊其自閩
至蘇一路水陸住宿之處所供互異或係冒名頂替亦未
可定又據曹鳴岐供在東省止具呈投遞並未取供與山

東撫院咨內所開審問被劫情形大相逕庭未據研訊確
切又脫逃之郭茂宇據王令稟稱顧元供係眉濃眼陷而
乍浦緝獲之郭細弟又據王令稟稱原差顧元前往驗過
亦係眉濃眼陷之人但不是郭茂宇今訊該差又稱在蘇
州候審并不曾往平湖其差往乍浦者係夥伴王章王和
則乍浦緝獲之郭姓顧元既未往驗何以知不是郭茂宇
王令顯有捏諱情弊再本都院去冬在上海縣面會崇明
穆總鎮云我營裏拏住的賊船上人崇明縣都放了隨問
崇明縣據稱人是福建人縣照是華亭給的已將人犯起
解華邑審訊及問華亭縣又云崇明止將空人解來而貨
物與船隻並未解到無從審訊必得驗明是何貨物數目
若干某貨是某人的方好究其貨物之所從來或係盜劫
或係買賣隨令一千人犯起崇運取貨物船隻以便質審
至今尚未運到在華邑並未見船與貨何由而知其是劫
是置此遲延推諉之咎兩縣俱不能辭其責也再余元亨
等人犯二十五名崇邑止差顧元一人押解迨顧元押解
赴松雖遇魏令公出并不解交佐貳官收管竟將人犯私
交華差張禾一人張禾亦不奉官票擅自接領致犯脫逃
其中明有通同賄縱情弊而崇邑王令既知余元亨等逃
同境內拏獲收禁將脫逃之犯不即關明華邑查拏亦不

責令原差偵緝則該令之少差解役與僉差不慎縱犯脫逃咎有攸歸未便竟置不議再查案內有水手黃君龍林祥弟周士榮及搭船人林和卿余發許連陳子奇等崇明縣與府司審供籍貫不符確係何處人氏未據究訊明確種種未協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遵照來文事理即將指駁各情節逐一嚴加究審明白按律確擬另叙妥招取應參各職名一併開列詳解以憑審題毋再率混遲延致干未便

飭禁橫抽鹽稅示

爲嚴禁藉稅橫抽擾害以安民生事照得泉屬產鹽之區原有灣洒浯惠四場商販行鹽載運車檣港貿易盡一徵輸故名曰車檣鹽稅凡四場貿易鹽石設立徵稅以便商販行運而無透越漏課之弊法甚善也詎知年久弊生近聞沿海各處不遵舊規多設稅館差役巡丁勒索擾害任意橫抽漫征無忌深可痛恨查鹽例開載三十觔無引票爲私鹽負鹽易米者勿論今訪得車檣各處不論孤貧寡婦與夫負鹽易米者或三五觔或十餘觔一被捉獲立拏解府入門不問曲直重責枷號示眾再洒惠浯各處居民房舍僅可藏身遮蔽風雨邇來府官與鹽商句結爲莫逆計議設印令巡攔將日閒曬戶所出之鹽日暮抵家於鹽

上蓋印巡攔皆無賴棍徒藉名蓋印或乘黃昏竊取財物者有之或俟暮夜引賊盜牽耕牛者有之或欺矓丁孤弱戲弄妻女者有之似此橫抽多方設館擾害良民言之殊堪髮指本應拏究姑亟出示禁革爲此示仰泉州府官吏商販稅役矓戶人等知悉嗣後車橋鹽稅每石只許徵銀一分照舊設館徵收如有沿海各處私設稅館濫收稅銀一經訪拏從重治罪差役巡丁人等亦不得嚇騙孤貧寡婦負載鹽觔以及藉名蓋印抵家擾害爾經徵官務宜痛革前弊俾百姓省一分之脂膏即露一分之實惠自必急公輸將不敢透越漏課而於　國賦民生均有裨益矣儻有陽奉陰違仍蹈前轍不論諸色人等許即據實赴轅控告官即飛章參處役則立拏杖斃決不姑寬各宜懍遵毋貽後悔

諭植桑養蠶示

爲勸諭蠶桑以敦本計事照得人生飲食而外衣服爲先王道耕稼之餘蠶桑是務此五畝之宅所以有牆下之樹而不毛之家難逃於里布之罰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萬幾之暇

御製耕織二圖凡所以教蠶教桑者亦既與稼穡並重矣矧茲閩邦氣厚風和蘭絲年堪四熟暑多寒少桑柘歲復

長青有此自然之美利竟爾棄置勢收本都院之所以深
爲爾惜也合行勸諭爲此示仰撫屬人民於凡所在曠土
平原務宜多種桑木凡各處人家婦女務須操習蠶工當
知勞則生善古后妃尚爾親繅寒必須衣五十者方得衣
帛在昔韋太守牧容州勸課耕織而郡無飢寒沈令君宰
建康教治桑田而民日富庶本都院於爾閩民亦深有望
焉特示

勸諭農隙開池蓄水溉田示

爲耕鑿乃相須本務豫防實補救良圖特示勸諭以免廢
業事照得盡人可以同天有備方　始無患閩省山多田少
年際豐稔爲計一歲之出產不足供一歲之口食儻遇旱
虐必至饑饉夫有田必須有水有水然後有耕穫有耕穫
然後上以完國課下以資民生則因土宜而謀水利最爲
要著如田鄰溪河則可車水潤田居山谷則恃泉源流濟
至於平原曠野不近溪河又無泉源一遇亢旱目睹廢業
則鑿井開池以爲防旱之計是亦補救之一策也當此三
冬農隙之時於各田會聚之區開一小池池分各圳以通
各田又於每田相度土宜一丘鑿井一口豫蓄水源若遇
夏秋亢旱則將此各井之水通力運入池內使之分流各
圳以爲灌溉各田之用即云難比甘霖得霑普徧之澤亦

可暫救數日以俟雷雨之敷此乃本都院一片婆心爲爾等豫籌捍災之至意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村落耕農人等知悉際此三冬農隙之候務要於各田會聚之區通力合作開一小池池分各圳以通各田又於每田相度土宜一丘鑿井一口豫蓄水源以爲來歲不時之需其開池鑿井用費各田主出給口糧各田戶出工力作毋得故違偷安懶惰自貽伊戚

勸諭招商販米平糴示

爲勸諭購米於價賤之區平糴於價貴之地梓桑被惠賢本仍贏事照得江蘇地方連遭水旱去年雖稍獲有秋而粒食猶艱窮民尚多枵腹本都院甫值下車目睹城市之中途有餓莩其鄉村溝瀆恐或不免叨任封疆寢食爲之俱廢查從來救荒之策莫如購米平糴而欲望平糴莫如米艘連艫江南素稱殷庶自紳衿大家以及里巷富室豈乏好義樂施之人但有餘之名一著派捐之累堪慮或郡邑稱貸或監司誅求拒則招尤應則傾橐是爲善以貢禍也本都院飲冰固矢拔薤亦嚴今而後察吏誠民自當仰

體

聖天子眷顧東南至意撰殷剝削之害庶其有瘳乎夫富名可居好善亦易目下惟有湊貲販米載歸散糴一法可

以濟緩急而通有無各屬有司亟宜實心鼓勵俾紳民見
義必爲乘此春融氷渙之時各出貲本前赴江楚產米處
所購運來南照依時值發糶或量爲酌減源源不竭務使
米日多而價漸平窮民藉以得活陰功莫大焉況貿易刖
貨每過一關按額納稅之外陋規不少若購米救荒本都
院見在咨明彼省督撫曉諭平價糶賣毋許過羅高擡幷
卽照會各關止收正稅秏羨悉蠲於是驗照揚帆毫無阻
滯所費既省獲利自多爾商民亦何憚而裹足也合就出
示勸諭爲此通曉該屬官吏紳衿商民人等知悉凡富室
大戶互相勸勉各出資本先赴地方官報名申請本都院
給發護牌前赴江楚採買米糧如遇關津隘口賫照驗放
運回之日發糶賣下銀錢陸續購運將見麥秋未屆之前
煢煢小民無慮青黃不接惠洽桑梓澤綿子孫一轉移而
數善備矣本都院軫念飢黎拭目盛舉早一日則翳桑受
一日之惠毋得觀望遲延有負諄諄勸勉至意如有地棍
奸胥從中阻撓或藉端勒索一經察出定卽嚴拏重處不
貸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梁濟謙德鄰覆校
閩縣張熾鈞梅臣分校
閩縣翁願昌亦村分校

儀封張伯行著

序一

諸葛武侯文集序

自三代以下聖學失傳雖有奇傑之士不過隨世以就功名而於聖賢治心經世之道槩乎其未有聞也諸葛武侯應先主之聘出扶漢鼎託孤寄命討賊出師雖功業未究而舉動光明大節偉然三代以下不多見也武侯之學其淵源所自不可考然觀其言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

受業張朱霖編次
男師栻載正字

無以致遠此聖賢治心經世大本領武侯蓋得之矣故能不爲物欲所搖奪而有以養其精明之識剛大之氣經綸事業皆從此出方其躬耕南陽抱膝長嘯優游草廬閒若將終身一旦感三顧之遇遂許馳驅永安受遺不負顧託是莘野之阿衡也平定蜀漢經略中原制陣行師隨機應變是鷹揚之尚父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鞠躬盡瘁不計成敗利鈍則周公虛懷下士之衷而孔孟分別義利之大旨也程子以爲武侯近王佐之才又以爲有儒者氣象豈不信哉至其經事綜物立法施度史氏之所贊與後世所震而稱之者皆其設施運用之迹而未睹其本領之所存也吾以爲三代而下若武侯者其於聖賢治心經世之道亦庶幾矣世遠書亡欲睹其全而不可得陳壽志載其書目二十四自開府作牧以下當是武侯經濟大略今已無存獨世所傳心書以爲武侯作而陳壽書目不載然按五十章中略於將兵而詳於將將本於自勉而歸於和人詞旨正大嚴密軼孫武司馬之上謂非武侯所著不可若其表疏書教見於史策者雖片言斷簡而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其陣法之變化占驗制器之神工異巧皆有實用亦窮理格物者所當考余故採而輯之使學者讀其書論其世而景仰其人不徒作三代以下人物也

陸宣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抱經濟之宏略不幸志不得行而忠言讜論欲以壯國勢而格君心者足爲當時之藥石萬世之龜鑑此非才無以充其志而非學無以正其才吾於唐得陸宣公焉公之志存忠愛而才優經濟人知之而其學一本於聖賢正誼明道之旨者人未必知也宋蘇軾進公奏議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去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公自翰林至爲相直節勁氣無所避忌烏在其用智也至於賈誼辨則辨矣然其指畫形勢多出於利害之私而公之告君者獨惓惓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忠邪義利

進退消長之際今讀賈生之文雄偉可喜猶雜以策士縱橫之餘習而公之文周詳委曲惻怛懇摯洞悉情事而惓惓適人心故草詔之下能使將士讀之流涕奮發而猜忌如德宗猶能聽納以收其益蓋感人以誠而不在於辨又豈但其術不疏而已然則蘇氏之論公者公固未必許爲知己也公之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蓋其自信之篤如此方其從幸播遷時天子倚仗如左右手公之行其所學也易及乎平定之後見忌於竇參取嫉於裴延齡輩德宗事事疑公與之相左公之行其所學也難而公謇諤之誠初終不少變非有得於聖賢正誼明道之學者不能

也大學戒專利而歸於用小人德宗以小人爲腹心而疑君子如仇敵小人言利有以中之也公隨時隨事陳善閉邪其大旨在乎散財得民遠小人而信君子此大學之旨而孔曾思孟之傳所不能外讀公之文而不能推公之學豈知公者哉公之志不得大行於時而其生平所學斷不少負固不在於君之用不用也余故選公之集而刻之因本其所學以告世之讀公之文者

柳文序

唐世文章稱韓柳柳非韓匹也韓於書無所不讀於道見其大原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爲文以爲本之易詩書禮春秋參之穀梁國語孟荀莊老離騷太史其生平所讀書正爲作文用耳故韓文無一字陳言而柳文多有摹擬之迹是豈才不及韓哉其見道不如故也然李樸有言柳醇正不如韓而氣格雄絕亦韓所不及吾嘗論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擊囊沙背水出奇制勝而刁斗仍自森嚴韓如五嶽四瀆奠乾坤而涵萬類柳則峨眉天姥孤峯矗雲飛流噴雪雖無生物之功自是宇宙間洞天福地其並稱千古豈虛也哉雖然柳子所工者文也余所執以繩柳子文者道也謂柳子毫無見於道固不可然道有離合豈可因其

文之工而掩之乎　撰之約論之嚴不爲柳子恕而後可以見柳子

韓魏公文集序

宋時稱四傑韓范富歐陽而韓冠其首蓋讀公家傳表奏制策諸篇而知公之立大功成大名者非無本而能然也余嘗謂立功之難難於有識有量有膽有才四者公殆兼之公歷事三朝輔相十載其間任三司擢諫垣出鎮邊陲入參樞密經綸事業難更僕數方公爲樞密時皇嗣未立即請置內學教宗子及公秉政又論建儲立本繫天下心而英宗卒踐大祚遽至兩宮危疑款曲調護進對慈壽之語同列皆爲之寒心投杖入見曾公以下皆汗流浹背此豈尋常所及者而公之德量過人抑又難也公嘗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是以平日與人和易絕無私嫌芥蒂明足以照小人之欺受之而不形於色在政府時每議事有至厲聲相攻不可解者公槩置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歐公性嘗褊輒自歎曰粲百歐陽修不足望韓公而孫元規亦自訴於公曰沔眞小人相公知沔沔不知相公其見服於人如此公又謂成大事在膽生平未嘗以許人往往自許也觀其孤忠仗節一遇大事輒以死自處公惟有識有量有

膽而才乃大毅然報國之忠直哉匪躬之節弘勳峻烈淩轢一時其所蘊蓄有由然也今讀公所爲文惓惓款款鞠躬盡瘁閱五十載如一日公生平惟一本於誠經濟文章出之有餘裕矣

三蘇文序

朱子曰李泰伯文字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老蘇父子自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此言極得蘇氏之病然盱江之文傳之者少而三蘇文章不惟傾動一時至今學者家習而戶誦之蓋正大之旨難入而巧辨之詞易好也且以其便於舉業而愛習蘇氏尤勝於韓柳歐曾及其習焉既久與之俱移不覺權術之用生於心而形於文字莫有知其弊者朱子自謂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讀此等文字夫文字愈工議論愈快其移人愈速朱子尚覺其如是況學者乎苟惟蘇氏之文是習其不至爲心術之壞也幾希余選三蘇文老泉聊存一二東坡子由亦擇其醇正者錄之其多從小處起議論者不錄知道之士必能識予去取之深意也

張橫渠先生集序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道相承爲萬世立極而子

思孟子從而發明之斯道始大著孟子沒而微言絶歷千
餘載能毅然以斯道自任無所師承而刻苦自礪以底於
成者惟橫渠張先生先生著西銘正蒙經學諸書呂與叔
撰行狀以爲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
未之有明道亦言西銘道理孟子以後無人及此是豈虛
稱也哉閒嘗竊讀先生之書其高極乎乾父坤母之大而
實不離乎吾體吾性之常其詣必造於窮神知化之妙而
實不外乎存心養性之功其旨歸在乎有無合一而動靜
虛實之幾灼然不爽其致用務爲化裁推行以盡利而隱
微幽獨之際防之不稍懈其學之正且大爲何如哉後之
儒者或梏於見聞之狹或騖爲高遠之論其於道何有余
故編輯是集以破庸淺之見以祛習俗之陋俾學者有所
操持存養以趨向於本原之地而因以自盡其心雖然未
易言也張子之於道蓋自謂俯讀仰思求之六經而後得
今學者於六經孔孟之言不日浸灌於胷中而驟而語之
未有不河漢其言者且無張子書爲胷得息養瞬存工夫
亦無以識其用意之所存余固非知道者然不敢謂無志
於盡心之學略附管見於正蒙餘俟同志君子共爲討論
深造而有得焉是亦張子之志而已矣

朱子文集序

自鄒魯而後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出者曰濂洛關閩然
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惟朱子士生
千載下欲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上苟窮之不得其術探
之不見其原守之不知所宗而欲自命爲學是非不謬於
聖人蓋亦難矣歷觀古之君子必有道有德而後其成已
成物爲有據成己成物無憾而後其文章爲足貴此理之
不易者也惟是人之所學不同而其所言亦異得於身者
或無以及於人顯著於一時者或不足以垂教於萬世此
讀書論世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況本正心誠意之實學
肩前聖後賢之重寄一一發明而折衷之豈易言哉文公

興敎自閩值宋中葉其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著書立說
昭示來茲俾學者有所循以入聖人之道其功不在孔子
下我[illegible]
皇上崇文重道表章大儒爲天下式
親製訓言警飭士子亦既煌煌諄命之矣顧茲閩疆爲先
賢闕里其遺風流澤必幸有存者不佞謬膺
簡命忝撫名邦又況髫齔訓行服習有素固知舍此而外
不足以言學也公所著書品目繁多簡帙浩大謹先輯其
文之至精至粹者若干卷以資講誦蓋欲學者專務其心
志以約求其旨趣則知學之有本不爲見異而遷因以循

其先後本末之序致其操存涵養之功而歸乎仁義中正之域則正心誠意之學亦莫不畢具乎此而朱子之道得矣朱子之道得則近而濂洛遠而鄒魯其道將無乎不得於以仰答

聖天子柄樸作人之盛其在斯乎自非然者求之不得其宗學之不知其要雖日誦法乎聖人之道而茫乎無畔岸之可尋浩乎無津涯之可指而陽儒陰釋之徒又掇爲異說以爛亂之其不至迷惑錮蔽載胥及溺者幾何余所以急爲編輯欲使學者從事於此以得朱子之指歸也是爲序

張南軒文集序

道之在天下也有一二人開之於先而統系相承遂有知所向往以成其學者固其人之克自振拔亦良師友與有力焉自鄒魯既遠聖學不明異端浸熾至宋伊洛夫子出始得其宗於數千載之下相與講心性之微嚴義利之辨而陷溺已深信從者寡高者競尚穎悟而其卑者則不過掇拾詞章以弋取富貴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蓋當其爲學時而本原早已非矣南軒先生爲忠獻公嗣子幼習庭訓已得忠孝傳家之旨及長師事五峯慨然以聖賢自期其平日之講究必性者蓋深契乎伊洛之遺言而其所得力

則尤在辨析義利不使有毫釐之差故曾次灑然光明坦易至於入侍經幄出典名藩無非本此而措之蓋有古大儒純臣之風焉其與考亭夫子志同道合往來切磋舉凡天道之精深聖言之奥妙德業之進修行藏之大義無不有以共悉其源流而一歸於正大朱子嘗極稱之以爲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問日新無窮其議論出人意表此亦可以知先生矣夫以先生之克自振拔而又得良師友如是使天假之年則其作爲文章播諸事業者詎可易量而享壽不永惜夫今其書具在予懼傳之不廣也因爲校選付梓俾後之讀先生之書者曉然於義利之介而嚴辨於幾微之間以不迷於所往斯道之傳實嘉賴之

呂東萊文集序

東萊呂氏所稱宋文獻舊家也自四世祖原明先生嘗從伊川程子遊因以儒學名於世蓋淵源授受桑代相承其所觀感者深矣道之絕續顯晦賴有志之士擔當負荷於其間使非德宇寬洪器量閎廓任重道遠不以造次顯沛而少衰者曷足以與於斯哉惟先生恬淡寡欲刻責奮厲稟之既厚而所養益深取之既博而所就益粹學以闢洛爲宗而充其所得不見涯涘朱子謂以一身備四氣之和一心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

範俗而垂世是可得先生之大槩矣予嘗慨俗學拘於氣質汩於勢利其居恒因循苟且不能自克是以頹惰縱恣迄於無成史稱先生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先生亦嘗示人爲學必須於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終難得力又嘗與南軒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靡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濊定之力此其講磨深至痛省力懲勇於自克爲何如者要惟是立志既堅不爲血氣所使是以邁往直前日新月異卽至臥病三載而左圖右書析疑辨難未嘗晷刻去諸懷也嗚呼先生篤志力行如此而又嘗抑然自下樂取諸人以視金谿永康永嘉諸子徒以聰明才智尚人而終墮於老釋溺於功利者相去奚啻霄壤哉使先生克壽其引掖後進傳道來茲者考亭當不得獨當其盛而先生甫逾强仕溘焉長逝矣茲裒集先生所爲文凡四卷付之梓而因綴其語於簡端

陳北溪文集序

道之顯著於天下也賴有師傅以昌明之良友以輔翼之更須循序漸進朝夕研窮於以探心法之淵源究性學之奥賾靡不豁然貫通而後矢之於口筆之於書無非日用

平常之理直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或缺令後之覽者一遇目而卽知聖賢源派不爲異學所淆汨豈非吾道之光而學士之幸歟北溪陳先生賦姿淳樸穎悟過人自少卽高自期許不同流俗嗣得考亭夫子所編近思錄讀之確然深信而不疑第以無由親炙爲憾閱十年而考亭夫子出守其鄉遂錄自警詩以贊殊恨相見之晚因訓以凡閱義理必須尋究根源先生日求其所未至而於下學上達之序人心道心之微莫不從其根柢而辨之詳講之審朱子嘗稱其善問而以吾道得人爲喜是以學日進而道益明闡明正學排斥異端著有道學體統等篇似道似學二辨不可謂非見道之切衞道之嚴而克自振拔者矣無如功不及竟而齎志以歿然道以人傳人以學顯先生爲朱門高弟誨人不倦隨口授書如字義四書口義禮詩女學諸書以及鵝谷瀕口所聞尤爲深切著明其書具在足爲後學津梁慮其傳之不廣茲復輯往來書問幷記序銘贊等文刊成一集俾後之讀者知先生之所學皆由切實致功尋求根柢而出學者苟循是以探索原本由濂洛關閩之遺言上追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不難直接薪傳矣又何有道之不明而學之不正哉是爲序

文文山集序

天地有剛大之氣炳之爲日月奮之爲雷霆峙之爲山嶽流之爲河海其在人發之爲文章矣之爲節義一而已矣夫人於天地並列而稱三才者惟其能全是氣也孟子所謂養之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文章節義皆由此出非豪傑之士其孰能之宋丞相信國文公遭罹末造出師勤王崎嶇山海及祚移身執事不可爲從容伏鑕以顯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其節義懍懍垂宇宙間嗚呼偉矣乃讀其文章光明俊偉礴礴敷暢如日月之爲照而雷霆之爲威也山嶽之爲高而河海之爲潤也蓋自實祐四年大廷對策時極陳法天不息之學理宗親擢第一識者已爲朝廷

賀得人至其不幸幽囚四載丹心碧血形於文墨觀者無不流涕而悲痛正氣一歌足以扶綱常而立人極千古文章孰大於是士當優游平世弄翰揮毫率爲柔情媚態取悅耳目譬如時花美卉轉眼都隨風飄蕩無復存者其文如是則其爲人必依阿泄沓苟且取容遇小利害鮮不喪其所守而況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哉先生之文非孔孟程朱之旨不談非忠孝仁義之言不道蓋文章與節義相輔而行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微先生其誰與歸讀其書想其人亦可以興起於百世之下矣是爲序

謝疊山集序

自古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而不悔者於商得二人焉曰伯夷叔齊於漢得一人焉曰龔勝幷有宋謝先生疊山而四焉夷齊世遠莫考獨傳叩馬之諫與采薇之歌龔勝漢藝文志亦無傳然則孤忠大節足以廉頑立懦者並不必以文著也而況先生忠義之發越文章之超卓又可法而可傳哉先生登寶祐間進士對策卽極攻董槐校文江東發策又歷詆似道當是委質之初架閣之微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臺諫糾刺之權天下事宜若可以謝其責者而先生獨以天下爲己憂憤權奸誤國痛詆時政至遭鐫秩貶謫而不辭豈非正直之操出於天性者乎及宋社既墟乃扶老母變姓名逋播閩嶠賣卜建陽恍然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也觀其上程御史書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吁其志亦可悲矣至太夫人考終先生久已得死所彼魏參政者尚以爲摩霄之鶴可縶以樊籠耶先生精於易數以天時人事決宋之亡於二十年之前而驗於二十年之後而先生之死決於信州不守之時而成於執拘投北之日孔子之稱夷齊也曰求仁而得仁加先生又曷愧哉先生與文山爲同年進士文山魁多士先生亦爲二甲第一名卒之後先殉節於科名爲有光矣先生文集若干卷皆高邁奇絕忠義

之氣溢於言表子訪得善本命諸生校而刻之後之覽者
尚其興起於斯文

羅整庵困知記序

有明成弘以後言學者日多而見道反不明何也當時盛名所屬者聰明材辨皆足以自雄一世彼其抱負豈不以爲孔孟之道得我而傳程朱猶可擬議然其弊也屏絕思慮以爲力制其外而實無得於中簸弄神奇以爲已得於中而實隔絕於外此任道諸公所以懼而廓清之不遺餘力也時則有羅整庵先生痛排釋老力扶正學齒髮甫壯時亦嘗馳縱於釋氏探討其旨歸苟非識見超拔出汨沒而師聖賢鮮不爲彼之所誘而去者先生乃一返諸程朱鑽研體究隨所尋繹輒書於篇是固知記之所爲作也其於郛正之幾是非之介折之精於毫髮晚歲用功愈堅自知愈審推先生之心郛正不並存是非不兩立有盡心知性之辨而後明心見性之說不得亂於儒宗有格物致知之功而後淩虛駕空之弊不至貽誤後學迄於今誦讀遺編猶見巖巖之槩後之屏絕思慮簸弄神奇者寧不知所自返耶前代碩儒巍然在西江者餘干則胡敬齋泰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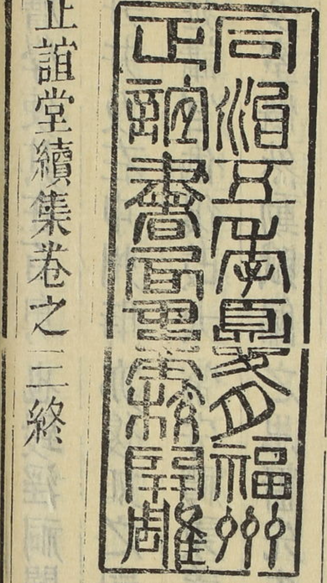
先生萬歷時敬齋固已從祀廟庭先生之書僅傳於世而表章闕然蓄極必通其將有待乎茲記原分六卷略爲刪

其重復擇其精醇得卷有四竊不自揣序以梓之

魏莊渠集序

古人學問只是理會此身踐形惟肖擔負許多道理治其後德業有成而拄天踏地障川迴瀾千載之統緒歸之即當時後世之學者莫不賴之有明三百年間眞儒輩出若崑山莊渠魏先生其殆稱醇乎其醇者歟先生幼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然絕不有其聰明蓋樸訥簡重言動以禮又其性成也釋褐後歷任郎署不逾時即移疾家居講明正學先生眞見得許多道理與世之一切聞物事都無交涉而直以此身擔負之意念固已深遠矣末幾詔起囘閣兩膺學使其在百粵也毀淫祠闢異端興學校育人材規條井井及在中州時亦復如之嗣進秩棘寺遷轉司成兼經筵講官俄復改太常守禮秉義毫不與俗浮沈然而所至多室慨然動賦歸之思蓋先生以倡明斯道爲己任不得行其志於天下則當廣其教於吾徒故一時學士大夫質疑問難慕道而來者先生皆接引不倦警覺而提撕之且復力砥頹波距邪崇正於象山則辨其學未近道於慈湖則責其逆天侮聖拔本塞源凡衛之之嚴無非信之之篤而語其得力要在理會此身毅然以聖賢爲必可爲而且與天下共爲之先生不云乎人眞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

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工夫若乃交無益之友勸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爲亦且不屑爲至哉言乎後之學者愼其無益以務求其有益夫乃與學問之途一身之內善理會者也抑先生又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今讀先生之文者尚其奮然興起亟思所以師先生也夫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覆校
侯官馬　晉俊舲
侯官馬　申宏甫　分校

儀封張伯行著

序二

易經提要序

大易者聖人寡過之書也彌綸天地包蘊古今其用著於卦爻而其情蘊於河洛自河洛之理不明而卦爻之義遂晦割裂穿鑿以爲應世之資欲求寡過烏可得哉余自通籍以來宦遊四方思得窮經之儒與之參究義文周孔眞

受業　張朱霖編次
男師栻
載正字

命來撫八閩廣求稽古力行之士相與切磋以裨風教諸公多爲余言漳有隱君子詹明章裁士者閭修獨行之士也余不啻心慕令郡守物色之詹子年已八十精神健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覩其辭貌懍懍德讓居然有道君子也即其所學出大易通義洛範啓要諸書詳考其說蓋精湛於河洛之學者又有易經提要一書河東衛爾錫先生已爲序而傳之所謂天地陰陽之文無少差謬先後正變之旨觸處洞然反之於經既有定據揆之於理當無復加既已得其旨要矣乃詹子未敢自信而又質於余余方思寡過未能何暇以言易哉嘗聞沈元用問尹和靖程子易傳何處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是切要處後來朱子舉似延平先生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今詹子於河圖洛書條晰極其分明使人無纖芥之疑於先後天卦爻發揮又極精確而始爲提要一書以授學者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詹子當必有以得之矣詹子遯世無悶而立言自不可廢雖未有知於今日必有知於後世余每嘉詹子之好學不倦老而益篤有相識恨晚之歎因序之以廣其傳

張錫祉春秋觀聚序

春秋一經也而緯以五傳諸家疏義不可勝紀顧朱子謂

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而貫通爲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
閒且有假年願學之思焉不其愼哉先聖曰吾志在春秋
又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所以明
王者之大法垂萬世之大經者至矣特以二百四十二年
行事錯文見義在左氏則發傳之體三爲例之情五左氏
以下抑復支分派別焉杜元凱言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
之義例總歸諸凡又令學者觀其聚豈非貫通之爲難歟
蓋自左國公穀以及胡傳彼此聚訟互有異同於是後之
訓詁箋釋者意見紛歧穿鑿傅會不一而止彼讀經無識
得一說不能不移於他說而務彼說又難割愛於此說積

千萬之散錢無索以貫之幾何不委擲於地莫可收拾也
是故貫之者所以聚之而能觀其所聚則未有不貫之者
夫經學在當理而作傳以通經聖人之宗旨始有在也若
聚訟紛爭廢興由於好惡徒執成見而無當於聖人之宗
旨其可乎哉況膚淺末流背經反傳曾何足觀先儒之於
春秋假年而切願學良有以也吳門張生錫祉窮經有得
其於左氏之內外傳公穀胡氏之異同解疑釋滯較若列
眉又或詳或略毋缺毋濫大異乎操戈入室以從事者標
之曰春秋觀聚取諸杜氏觀其所聚意也然非貫而通之
何以能聚子朱子所謂貫通爲難者其將不難於張氏子

乎夫表章六籍儒者責也書輯成請序於余余喜其能明先王之道大有裨於來茲爰述其意如此

濂洛關閩書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君爲相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爲師爲儒一也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機以相示亦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爲三代之盛治道行於下爲鄒魯之眞傳猗歟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秦以迄漢唐莊嶽綴緒綿延如綫蓋亦盈虛消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閒張子篤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濂洛關閩而以爲鄒魯之道在是卽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四氏出而聖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當者大非若秦漢時榛蕪蔽塞罔所適從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抑獨何歟程子之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掇緝語言造作文辭爲科名

爵祿之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矣夫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心頓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戒尤彰彰也先儒書具在學者必驗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體性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爲詖淫邪遁所淆惑故先聖之蘊表章光大於先儒者至爲明曉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聾瞶之耳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之無以全其性充之不能盡其才而又遺棄事物脫略章句陽儒陰釋以亂其眞徒爲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絕續之幾所賴仔肩斯道者卓然挺拔不囿時趨毋狹小以徼近名毋過高以希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張朱耳提面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三代蓋道無不一也已我

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教萬世洵所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書直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茲叨撫九閩承流宣化實有未逮惟是先儒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者令書

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椿陳生紹濂彙訂雖妄意編輯自知無當亦以俟知道君子略其僭踰之罪進而教之也因書以爲序

小學集解序

古者有大學小學之制而未有其書太學書傳自孔門立三綱領八條目約二帝三王教人之旨以垂訓程子以爲入德之門是也然小學尚未有書或有其書而亡之學者不能無憾於是朱子集聖經賢傳及三代以來之嘉言善行作小學書合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爲綱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爲目使夫入大學者必先由是而學焉所謂做人底樣子是也學者不讀大學之書無以得其規模之大而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二書實相表裏不可缺一自世俗迫求近功弟子當垂髫時即習舉業小學一書遂塵封高閣矣我

皇上崇尚正學特賜頒行海內而淺識者又第以爲課試作論之資坊閒刻本亡慮數十種纂註標題未免苟爲試論剽竊之地而鮮有敷暢尋繹其文義之微與其教人親切之意引學者以躬行而力踐之者如此則何貴乎朱子之輯是書更何以仰副

詔旨頒行期望始學之至意乎夫朱子之爲是書也規模節目無所不備蓋卽一篇之中而每章每句皆有義理次第每見註家於引四書之下輒註之曰已見論語已見孟子不知孔孟之言編入小學則爲小學之義理次第雖意無殊歸而語各有當何可疏略若此也至若小學大旨前賢論之頗詳余括其要而言之不離乎敬之一字必也於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看得敬字義理次第分明體之於身而實踐之無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修之則吉悖之則凶然後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基本以立苟不能敬而存心處事待人接物有與此書相背違者則已失卻做人底樣子而欲求入德之門譬猶人之形體尚不能全而欲肩重大之任以經營四方也有是理哉余故集諸家註釋善本而融會之以成是編且爲之掇其大旨以弁之於首俾學者知是書爲成就德業之要勿徒視爲應試之資已也

朱子學的序

自考亭朱子倡明絕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常其時金谿之說未熾也而文莊邱氏依倣論語二十篇采朱子之言次爲學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

貫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卽文莊之所得力者故
能深切著明若此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
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窺於道德之要又豐蔀以
制科之帖括爛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
晦嗚呼其不達於聖人之的後之學者宜其蔽歟夫欲工
於射而閉其目雖羿蒙不能發一矢欲入其室而懵其途
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省括於度以從事於是編
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
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合其道
之行至於化民成俗綏來動和而無所不得其當則朱子
之的亦藉是以麗明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
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
近思錄爲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爲周張二程之
階梯學者誠由此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
孟而過乎聖人之道猶善射者視厥正鵠而操弓挾矢命
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重鋟而爲之
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昔朱子輯伊洛淵源錄薈萃程門師弟子授受之際一言
一行莫不條列備載其居恆磨礱薰陶裁抑其過激厲其

不及或隨其材或因其時教者之所以教與夫學者之所以學槩見於斯矣自後來百年而又有天民先覺者出接引後學爲之指其門庭表其梯級而先後之於是聖道益明源流益遠則是續錄之所爲作也夫二程子師濂溪而友張邵倡道伊洛一時高第弟子如游楊尹謝數十輩率能卓然有立尊聞行知以不負付託之重蓋自鄒魯風微斯文勃興越千餘年一盛恐其難爲繼矣然而引而彌長擴之乃大自楊而羅而李三四傳至晦庵夫子膺斯道之任而集羣儒之成繼往開來流行浩瀚無論通都大邑僻壤窮村靡不願遊其門執經請益當此之時循循誨誘無

閒晨昏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夫言行之一致體用之一源務使切己尋求由博歸約而登斯堂聞斯旨者亦皆佩服勿諼各得其意以去猗歟盛哉張南軒嘗曰道在武彝信矣其猶原泉混混之出於深山迤邐九曲分爲萬派播爲百川合而渾涵渟滀於四海中乎此其爲淵源詎有盡藏歟續錄舊本自有羽成化謝方石先生已彙輯成帙分爲六卷然採取未備至隆慶時薛公方山復因莆陽宋公初稟雖未及詳定付刻而編輯頗嚴如朱子同志之友自廣漢金華而外槩不之錄方山所刻則於

金谿永康永嘉悉爲增入竊恐世之繹其緒綸者或借吾儒之說以蓋其佛老之眞或喜浮夸之談以辨其功利之習又將何以正之耶余不揣固陋參互考訂爲二十卷折衷於方石莆陽二者之閒命陳生紹濂編校授梓後之學者庶知大儒閒出其一時師友之所漸漬及門之所依歸開悟釋疑精深廣大講學極其盛而衛道極其嚴析之入秋毫而放之彌宇宙所以表章先聖者在此所以津梁後學者在此而凡師弟閒磨礱薰陶激厲裁抑合之程氏之門初無異轍焉或者有當於朱子輯伊洛之意則是錄眞不可以不續而謝宋二公不又先獲我心哉因書以爲序

性理正宗序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具焉命之於天成之於性性無不同而氣稟則有清濁之異智愚賢不肖之分途以此古之至人所以能知性所從出而復全其天者必有靜存動察下學人事之實功以馴致乎自然而非徒寂守此虛靈不昧之心使之凝然不動俟其一旦豁然省悟謂可惟吾意之所欲爲而不顧也是則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殆謂是歟自孟夫子倡明性善之旨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學者務在擴充以盡其力於是乎告子之徒雖誤

認知覺運動爲性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終不能逞其狂瞽之說以惑亂天下孟子之功偉矣厥後荀楊輩或云性惡或云善惡混鄒僻之見均足以害道降及漢唐千有餘年詞章功利惑溺沈痼未有灼見心性之源者得程張諸子起而闡明之程子之訓其門人以謂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命是知非窮理無以致其功而張子則云合氣與虛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學者必須敬其事敬固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曷嘗有默坐澂心可以證道之說哉不一再傳而金谿之學熾甚以爲卽心是理六經皆我註脚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空洞無涯之識而昧然於天理之眞學者樂其簡便而易從也於是矯誣聖賢捐棄墳典逞其擊拳豎拂之餘智猖狂叫呶猶自擬於聖人之尊德性若非紫陽朱子反覆辨難大聲疾呼比之爲告子又直斥之曰禪其爲正路之荊榛入門之障蔀寧有紀極耶幸而格致誠正修己治人之道大明於天下雖百世守之可也何又有姚江王氏祖述金谿而以朱子之學爲支離影響倡立致良知之新說盡變其成規知其不足以服天下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附會牽合以墨亂儒天下之談心學者靡然響應皆放佚準繩不知名教中有何事

至啓禎末年而世道風俗頹敗極矣蓋比諸金谿之爲禍殆有甚焉嘗見傳習錄有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卽爲義外嗚呼此卽六經註腳之唾餘也卽勿求於心之宗旨也不知窮理持敬是以不識心性惟之祕遂至挾此以淩駕古今莫之能禦昔人有云以學術亂天下於姚江見之矣非有特立不回之君子障其狂瀾而撲其熾燄吾道其尚何望乎余幼讀性理大全一書見其引據詳贍亦旣留心潛玩矣惟是天文地志律歷兵機識緯術數之學援引甚繁未免失之駁雜又其爲書於儒釋參同語及縱橫家議論槩有取焉似乎擇之不精余不揣固陋謬爲編輯刪其繁蕪補其缺略尊道統以清其源述師傳以別其派凡靜存動察下學人事之實功有切於心性者無不盡其節目次第之詳於宋則取周程張朱五子之言爲的於元明則以許薛胡羅四君子繼之其餘諸子閒有採錄不敢濫爲摭拾惟於異學之邪僻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之人能抉其樊籬披其根株者衛道之功不可泯爲之三致意焉是編也始於辛丑迄於癸卯閱三載而後成名之曰性理正宗非敢自附於知道惟自盡其區區向學之志以遠於荆榛障蔀之歧途尤願後之學者循塗

守轍崇實黜虛不至誤認知覺運動爲性而默守其虛靈
不昧之心則窮理持敬下學可以上達盡性卽以至命於
以上接濂洛關閩之傳無難焉此固學術之幸也亦世道
風俗之大幸也夫

居濟一得序

古人之治河也治其汎濫橫溢足爲吾民害者引之於沮
洳窪下之處徐徐焉趨入於海而治河之事已畢蓋其時
閒曠之地甚多委而棄之不與水爭故得施其疏濬之功
絕無所顧惜而水亦順性以往無奔騰衝決之患今也不
然梁豫青兗淮徐之境郡縣村落星列棊布生齒日繁桑
廡遍野凡昔人所棄以與水者盡爲沃壤民所必爭水既
無所容蓄而又爲轉漕必由之要路不得已而大爲之隄
防跬步之閒紆迴屈曲使術就吾之約束幸而數千里閒
不至有尺寸之滲漏矣又恐其不足以轉漕而濟運是必
民不病水水爲漕用而後可以言治夫以今人之才力遠
不逮古人乃其遭際之艱難似有倍於古人者奈之何不
智勇坐困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哉雖然滄桑變易自古有
之彼蒼愛民之心決不忍使數十郡縣無辜之赤子頻遭
昏墊則所恃以利賴而安全之者要在人事之補偏救敝
相時度勢毋拘成格毋循覆轍善爲之節宣而已矣豈宜

委諸氣數之適然漫曰古今人不相及耶余自庚辰歲奉
命效力河工日夕奔馳於淮揚徐泗數百里之間考古人
之制度驗今日之情形源流分合高下險夷亦既悉其大
槩矣閱四載而膺山東治河之
命甫視事適遇雨潦隄埽在在漫溢民田處處淹沒夙夜
殷憂求所以無負厥職者越歲又值亢旱運河水涸致廑
宸衷命廣善庫郎中德成格馳赴封閘催漕並傳
諭宜設法蓄水量塘放船余與德公恪遵
訓旨體究詳盡漕運果得無阻早達
神京此皆
聖謨遠照足爲千古之良法者余不揣固陋溯流窮源力
求有益於民生　國計數年以來越阡度陌相度經營兼
詢之故老考之傳記凡蓄瀉啓閉之方宜沿宜革或挪或
因偶有所得輒筆之於書以備他日參考積久成帙分爲
若干卷敢曰遵是說也將以補偏救敝獨任其難而不愧
於古人節宣之義乎亦聊以自盡其一得之愚云爾善乎
印川潘公有言曰時勢可行則行之不可行則緩之慎毋
使我誤後人後人更誤後人此卽余之素志也抑有說焉
事不久任權不歸一則功敗於垂成如同築舍前明宋尚
書之已事可鑑已夫以數十郡縣生靈之命而皆仰藉一

人之謀畫事宜有重大於此者惟在愼擇其人假以便宜之柄使得久於其位而不爲浮言衆議所搖奪凡利多而害少者毅然獨斷行之無稍顧忌建非常之原以貽千百世生民之福功孰偉焉若徒汲汲於補苴罅漏防護壅塞歲糜　國家無窮之帑徼倖於旦夕之無事謂可藉手告無罪於古人適足貽笑後人而已矣是烏足與言治河之術哉

漳浦蔡氏家矩序

嘗讀大易家人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未嘗不穆然深思以爲齊家之道篤恩義者必以正倫理爲本而秩然之分恒與藹然之情相維繫昔人所謂閨門之內肅若朝廷有取諸此也夫治國平天下實始齊家故大學釋齊治曰孝曰弟曰慈釋治平曰老老曰長長曰恤孤卒無出家而成教者惟是一家之中分位匪一欲使親疏厚薄咸得其宜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苟非得一矩焉爲之審度衡量其閒則長短廣狹安保無有餘不足之處此子朱子或問所以深紬繹於斯也余撫閩時得士誠多若漳浦蔡宮聞者家學淵源所由來者舊矣居恒讀書窮理殫心著述遇事躬行實踐勇於有爲雖在諸生而其經術閎深直可補政教所未逮且復親師取友虛懷善下

嘗欲然不自安者其從余游也閱聞及吳凡數載所持以質正者不一而足而於齊家之道尤深有會心焉蓋當宋紹熙間朱子官臨漳興學校明敎化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相示蔡氏先世恪守其敎至於今不墜故宮聞得紹述先業坐言起行閒爲援引諸儒參以己見互相發明無不脗合編成一書爲類二十有取於大學絜矩之義名曰蔡氏家矩夫矩所以爲方宮聞誠能度長絜短於是乎神而明之吾見其斟酌損益務求情理之當而得人心之安上而祖父高曾下而家人婦子以至於居鄉居官舉凡宏綱細目準之而宜推之而國而天下無不肆應而允協是直朱子之功臣又豈僅爲蔡氏一家之矩已哉余因之有慨矣世學弗講禮制日湮士大夫苟圖溫飽一切宜家睦族饗親保子孫之道蔑若罔聞因而踰閑蕩檢刓方破圜而里巷無識之夫溺於時趨轉相倣傚恬然不以爲怪然則風會之升降汙隆非儒生之責而誰責與勖哉宮聞尚以其身爲一家觀法卽以其敎家者而移其治於官吾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無不有各得之分願也矩之時義大矣勖哉宮聞

盡心錄序

天地之道有春溫必有秋肅帝王之治以德化不廢刑威

故刑之象屬秋所以懾服斯民桀驁不馴之氣而使之懍
懍然不敢以或犯則肅殺之中有生長之意寓焉初非以
慘刻之具毒天下也三代以前尚德緩刑有一不善從而
矜恤之又從而提撕警覺之卽至情眞罪當猶必別其故
誤嚴其出入三宥而後制刑其載諸經傳者班班可考漢
唐以後文網稍密民生日促幸有一二愼刑之主爲之戒
深文釋重辟幾幾乎有刑措之風故能享國悠遠保世滋
大也後之任刑官者絕不解此徒知威福惟我恣行臆見
擊斷成獄將欽恤之謂何甚而請託公行苞苴不絕視民
命如草芥任椓揚以徇私迨案成覆勘則稱冤纍纍鳴呼
是不特殺人以媚人而且殺人以肥己矣尚忍言哉尚忍
言哉余久欲取古今愼刑諸書裒集成編以爲當官者勸
無如案牘紛繁有願未遂適金沙李先生持盡心錄一書
欲重梓以行世而問序於余不禁喟然歎曰有是哉先生
之先得我心也夫刑所以輔德也德化之所不及於是乎
有强梁頑梗之徒甘蹈於法網庭鞫之下其情有掩蔽
不吐而難以遽信者非明敏不克以決其疑有畏刑誣服
而不能昭雪者非精思未足以洗其冤若夫情僞微曖變
幻百出歷訊滋累而連年不結者更非中正公廉苦心推
勘無以燭其奸而得其情也卽有重大案件信讞已成尤

須詳加體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引律例以斷之方不失
仁人君子之克盡迺心者苟其矜智衒能逞威骫法爲一
己邀功避罪計是罔民也何以爲民父母書曰惟明克允
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可不加之意乎今
聖天子在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或有身負重辟猶從寬
典浩蕩之恩洋溢中外余承乏江蘇當斷決之際恆恐有
一不愼傷及無辜用是日夜祗懼求所以惠此生民者而
不得茲閱是錄益信明察不足矜私智不足尚揆乎情斷
乎理以詳愼之心出之爲平允之政斯已矣竊願當官者
日手是編而讀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庶幾刑
無不當法不妄加於以體
聖天子欽恤民命刑期無刑之至意雖唐虞三代曷以加
茲又何春溫之不卽寓於秋肅中哉是爲之序

王學質疑序

自陽明王氏倡爲異學以僞亂眞援儒入墨天下學者翕
然宗之於是荒經蔑古縱欲敗檢幾至不可收拾此蓋有
氣數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爲也然當狂瀾橫溢時猶賴
有覺世憂道之君子如羅整庵陳清瀾兩先生先後繼起
震聾發聵得以稍稍廓清顧猶有爲調停兩可之說者叩
之則曰學者尊所聞行所知遵朱而不闢王可也何用呶

咄焉逞筆鋒右劍效辨士之所爲嗚呼是何言也夫欲入德者之必先屏絕淫聲美色也夫人而知之也既屏絕矣又必日親正人賢士受其箴規藥石磨礱攻錯日久而後底於成亦夫人而知之也今曰尊朱而不闢王是何異欲親正人賢士而復任淫聲美色之日濡染於耳目之前謂可以不拒者拒之也有是理乎嘗考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循循畏謹奉前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終身悚惕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閒若無一息可以便安者其爲學固似乎拘苦然上之可以入聖次亦不失爲賢人乃陽明獨敢詆之爲支離影響

別立致良知之說以爲即心是理但求此心之速悟六經任我驅使不必循塗守轍而自合於道學者既喜其便捷而又可以任吾意之所欲爲於是苟且偎薄之士憑淩睥睨得以恣行其胷臆詆呵聖賢而不顧滅裂綱維而不畏沿至百有餘年而士風不可復問矣豈當時士大夫盡以朱子之學爲非而必欲變亂其成法哉其始不過在一調停兩可之見不能勇於決擇久知其不便於己卒至決然舍去縱恣自適其勢不中立而又轉移之速如此甚可懼也吾烏知夫今之學者不又承其流而襲其弊也耶武承張先生品行卓然不隨流俗初出入於王學者有年既而

翻然自悔洞徹底裏著爲質疑一書以問世蓋眞能勇於決擇者余一再披閱不禁喟然歎曰何其憂道之深覺世之切也其大要以朱子之學紹述程張而遠宗孔孟王氏之學紹述象山而遠宗告子就兩家之言直指其牴牾舛錯之處其若何附會牽合而卒相矛盾卒爲佛老曰趨於淪胥而不救者能一一窮其源而披其根蓋其心卽羅陳兩先生衛道之心而抉摘精微則又有前人所不及道者學者果能信其言而熟復玩味不啻暗室一炬中天白日任足所之而不迷於歧途曲徑夫豈譸張詭辨畔道羅經之說所能惑溺其心志也哉是書爲當湖陸稼書先生所極賞久經敘訂刊行惜乎學者不得多見余故重付諸梓以廣其傳成先生嘉惠後學之志并以明余之非敢好辨云遂書以爲序

松陽講義序

學者講於聖賢之道而不切於身心雖連篇累牘自識者觀之徒以佐其徇外爲人之私而已四子之書聖賢精蘊之所聚也其切於人之身心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一日不得則飢寒立至是豈可以不講而講之豈可以不切於身心而僅資爲干祿之具已乎陸稼書先生當代眞儒也其生平用功惟在四書書考夕思如食之充飢衣之禦寒

所著諸書擇焉必極其精語焉必極其詳海內學者尊如
著蔡矣其松陽講義一百一十八章則其守靈壽時與諸
生講解而彙以成編者也余嘗患聖學之不明一在於異
學之空虛一在於俗學之卑陋自明季陽儒陰釋之學熾
將孔孟遺言改頭換面混入西來宗旨是所謂操戈以入
室也厥後諸公辭而闢之稍覺廓如而從事科舉之學者
亦隨聲附和辨詰紛然究之不過尋章摘句便於取世資
掇科第按之身心毫無關切是又何異於買櫝而還珠乎
先生力挽斯弊故其與學者講解四書諄諄懇懇引而歸
於身心辨別異端振興俗學使人知其途之所從往而力

行以求其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先生之用心可謂勤矣
抑余考先生行己師法程朱凡事一本至誠自修身正家
以至莅官立朝動有矩度一介不取以貞其操直道而事
以遂其志懍然樹乞墦壟斷之防泊然守陋巷簞瓢之素
其所守者正其所見者眞皆出於躬行心得之素而不爲
空言用能興起人心扶持正學視世之連篇絫牘而反以
晦聖賢之道者其相去何如也則此一百一十八章雖未
足以槩四書之全學者讀而玩之亦足以鍼膏肓而起瘼
瘵其於身心之益豈淺鮮哉予故序之如此

時永光八十壽序

歲丙申之四月蟫庵冉先生壽介八旬其姻婭戚友及諸
門弟子謀所以壽先生者靡不豔稱盛事言人人殊或曰
文章華國足爲世珍先生宜壽或曰寄迹東山嘯傲自適
先生宜壽或又曰子孫繩繩克紹前徽先生顧而樂之益
宜壽要此譽望之顯崇襟懷之高寄後嗣之迭興固皆壽
徵所必及而獨不可以語先生蓋先生之壽不於其年而
於其學也憶余年未壯卽耳先生名甚熟知設教於嵩陽
書院慨然以斯道爲已任心竊慕之顧猶未得覿面承教
也已而先生翔步天衢鳴飛翰苑學日益有名而德加進
四方聞風景仰者咸以不得一近丰采爲憾時余適備位

中垣因得晨夕過從考道論心磋磨砥礪嘗喟然歎曰先
生之學程朱之學也余雖未敢竊附諸賢顧時時與聞正
道因之日夜刻責迄今歷仕多年恪遵聖賢遺訓
朝廷成法不敢妄爲一事者皆先生教誨之力也未幾先
生給假旋里余以讀禮家居於戊寅之歲構請見書院成
遂延先生主持講席闡儒先之精蘊闢異路之荊榛掇羅
愈博研晰愈微其尊崇正學啓迪後人會不異曩日在嵩
陽書院時蓋先生澤物之功於是爲大矣獨恨余一別之
後碌碌風塵不轉瞬間幾二十載學殖日就荒落志雖盛
而氣則衰回意聚首時期許之深未嘗不爲之廢書三歎

而先生獨優游鄉井鍵戶著書問業請益者以數百計今且皤然爲八十翁矣步履如故矍鑠猶昔是則先生之所以壽乃天之嘉惠後學俾得繼續斯道之傳而於先生乎有厚望焉豈僅如世俗云云哉不寧惟是彼世之鋭意功業赫然見譽於庸眾人者何可勝數而道術無聞德音不著雖享遐齡備厚祿不旋踵而消歸烏有而先生乃以不出世之英發明千百年來聖聖相傳之道警醒聾瞶霑被來學正猶日月之常明星辰之常麗嵩嶽河海之亙古而不易是先生之壽歷之奕禩而正未有艾也區區之年又曷足論乎余與先生交最深故信之最篤敢述生平相與之素以爲先生壽者如此若夫揄揚褒美之詞則固世俗之人盡能道之無俟余言之贅矣

賀晉陶六十壽序

歲丙申之七月費子思任自吳門寓書於余述其尊人晉陶君今年六十初度求余一言以爲壽余維思任欲以詩文闡揚其親凡通門夙好暨姻婭戚族諒無不爭致華美之詞者奚俟余之言且余夙聞君德望隆偉里黨奉爲宗師詒厥孫謀後昆迭起凡可以致壽之道無弗備又何煩余之言以爲稱祝雖然有說焉夫人世之修短不可知而休聲令聞獨垂不朽者亦視人子之顯揚其親者何若耳

世不乏赫赫著功業炳耀耳目間人之稱其親者止曰有子若人克致通顯而已又或役志詞章雕鏤精刻摭英拾華文日益有名人之稱其親者止曰有子若人才堪著述而已余度君之所期於思任者不僅是也思任負果敏之才憫俗學之淪胥異學之沈痼慨然以大道爲己任常言周程張朱而外無正學許薛胡羅以後多岐途卓哉是言何見道之眞也今其所詣縱未敢遽謂比隆數君子顧其立意較然不溺儕俗將由是日進不已焉非數君子之書不敢讀非數君子之行不敢行晝而講貫夕而習復整思密慮毋怠毋荒時若數君子者提撕警覺於前是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步儒先之堂奧樹來學之津梁有子若此人且以尊崇數君子之親者畢舉而屬之於君是則君之壽行且超絕古今卓越倫類與日星河嶽其爭千古思任思所以壽其親道無大於此豈必效世之人榮情功業畢力文詞冀少得令名以爲吾親光寵乎哉且今者思任擯棄儕俗不自菲薄亦卽得之庭訓者多也克孚親志揚厥休聲於易之義爲克家於詩之義爲不匱書稱堂構禮重箕裘皆是物也吾固知思任之必能體此意以榮其親吾又信君之必樂聞是言而以余所厚期者轉而期之思任也遂不揣固陋而爲君祝者如此若夫侈陳美盛曲意

揄揚則固盡人能道之不待余言之覼縷矣

同治五年夏四月正誼書局重刊開雕

正誼堂續集卷之四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張亨嘉燮鈞覆校
長樂游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高景嵓又申分校